



40
35
30
25
20
15

文庫11
D289
11

元書卷五十三

邵陽曾廉譔

紐璘也速帶兒愛魯也罕的斤劉國傑管如德列傳第二十八

紐璘珊瑚竹帶氏其先具始祖以來諸族傳祖李羅帶太祖時備宿衛從太宗平金戍河南父帶答兒從蒙哥大王征阿速欽察諸國論功拜都元帥憲宗卽位命統四川諸蒙古漢軍代達海紺卜督鞏昌總帥汪德臣立利州五年卒紐璘貌魁偉有略常從父軍中七年命將兵萬人出利州以攻宋明年宋人謀復成都時元帥阿荅胡鎮其地紐璘將引兵與之會而宋大將蒲擇之遣兵據遂甯江箭灘渡遮之紐璘大戰斬首二千級遂至成都蒲擇之乃遣將守劍門及靈泉山而踵至成都攻之會阿荅胡卒諸王也不干與諸將脫朴帶等以事急因遂推紐璘權都元帥紐璘乃留兵守城

元書

卷五十三 紐璘等傳

010190563974

綴擇之兵而自將兵繞出其後大破靈泉山之眾以通東援蒲擇之兵聞之亦潰彭漢懷縣悉平威茂亦附紐璘遂奉金銀竹箭金銷刀遣阿哥入獻憲宗賜之黃金真拜都元帥其歲憲宗自將伐宋至漢中紐璘卽發步騎五萬戰船二百發成都趨重慶聞大軍多瘧癘遣人以牛羊豕各萬頭進焉明年憲宗圍合州朝行在命以舟師下涪造浮橋於蘭市以杜援兵宋大將呂文德乘風順來攻浮橋得入重慶而成都兵又已多病紐璘乃還宋人連艦馬湖江拒其前而發兵襲其後紐璘皆破走之憲宗崩世祖卽位而阿里不哥自立紐璘年少鷙勇未有定志欲舉兵應阿里不哥世祖徵之入朝遂聽命賜金虎符黃白金馬二匹還鎮紐璘招黎雅碉門諸蠻以降詔速哥分西川及陝西軍屬紐璘俾鎮唐兀中統二年宋將劉整以瀘州降渝興圍之紐璘赴援解其圍遂徙瀘州民

於成都潼川四年整譖於帝徵至上都驗問無狀釋還至昌平卒後贈蜀國公諡忠武子也速答兒亦曰也速帶兒至元十一年入見世祖以屬行樞密院火都赤使習兵事從攻嘉定敗宋將昝萬壽於九頂山嘉定降以功賜虎符授六翼達魯花赤十五年西川行院不花汪良臣圍重慶也速答兒屬焉至城下也速答兒以二十騎攻其門宋軍出戰大敗之其夜重慶降賜鈔授六翼招討使遷四川西道宣慰使都元帥十九年亦奚不辭未服詔會江南雲南兵討之至會靈關亦奚不辭以數萬人拒戰也速答兒馳入其軍斬其先鋒阿麻阿豆並破阿永蠻援兵亦奚不辭乃降徙爲亦奚不辭宣慰使都元帥明年徵還以藥刺海代之入朝賜金帛鞍轡拜四川右丞也速答兒招降筠連等州蠻都掌蠻不降復會雲南兵進討生禽其酋得蘭紐改四川樞密副使二十二年又會討

平烏蒙諸蠻賜玉帶織金服命爲蒙古軍都萬戶復賜銀鼠裘嗣
鎮唐兀尋同知四川行院居鎮成宗卽位拜四川平章政事又徙
雲南大德十年晉定羅雄諸蠻爲寇也速答兒至曲靖與汪惟能
合軍討之蠻眾悉平武宗時加左丞相南征叛蠻感瘴還至成都
薨弟八刺襲蒙古軍萬戶八刺卒也速答兒子拜延襲拜延仕至
四川左丞兄囊家台四川平章政事自有傳弟不花台陝西蒙古
軍都元帥囊家台之起兵不花台附文宗拒元使以壽終

也速帶兒佚其氏籍至元三年僉川陝行中書省事明年攻宋瀘
州敗之六年復攻瀘州遣其將石抹按只敗宋兵於馬湖江尋入
朝還鎮七年與僉省嚴忠範以東西統軍司兵連敗宋人於嘉定
重慶釣魚山馬湖江拔其三寨禽都統牛宣八年命行四川尚書
省於興元京兆等路九年以建昌蠻反詔皇子奧魯赤及也速帶

兒征之初段興爲建昌府大酋府在孫水東興裔阿宗娶落蘭部
建蒂女沙智落蘭部在建昌之北本烏蠻羅落亦稱曰落蘭其酋
曰蒲德建蒂其猶子也憲宗時蒲德使建蒂求內附阿宗亦卽降
詔仍以阿宗守建昌中統時建蒂殺其叔父蒲德自爲酋長遂並
諸部以反世祖屢命將進討不能克至是大軍出征也速帶兒使
前鋒摧破黎州渡瀾水始至其部建蒂遣將拒戰皆敗乃固守建
昌不下久之食且盡也速帶兒遣將招降他蠻得糧以濟師乃破
禽建蒂斬之建昌降也速帶兒之出征建昌也宋嘉定安撫使乘
成都之虛來襲入外城嚴忠範以罪徵也速帶兒師還遂與行院
汪良臣進討嘉定連年攻戰乃降之十五年復同行院不花汪良
臣圍重慶宋制置使張玗出自薰風門也速帶兒與戰於扶桑壩
良臣從後合擊之玗敗重慶降事具良臣傳時蜀中諸將名者速
元書

哥劉恩探馬赤張萬家奴速哥劉恩別有傳

探馬赤禿立不帶氏從諸王沒赤征蜀歷從事達海紺卜火兒赤
紐璘軍中紐璘攻涪州還至馬湖江宋人連艦絕之探馬赤以精
兵擊之奪其舟以濟又於橫江嘉定宣化造浮橋以達成都紐璘
以爲能使從萬戶昔力答略地碉門黎雅昔力答卒行院帖赤以
探馬赤爲萬戶代領其軍中統四年授蒙古漢軍萬戶後從行省
也速帶兒征建昌獨以銳卒千五百人與蠻戰於梅子嶺大敗之
夜馳與速哥直擣其營多所斬獲復益兵三千人時左丞闊里吉
思亦在軍會兵乘勝進擊建昌自是日挫遂降事在劉恩速哥傳
又從行院汪良臣忽敦攻嘉定重慶瀘敘諸州以功兼崇慶府達
魯花赤至元十九年卒子拜延襲蒙古萬戶戍甘州
張萬家奴父札古帶從拖雷太子破金賜虎符授河東南北路船

橋兵馬都總管萬戶從征蜀下興元圍嘉定卒於軍萬家奴襲父
官從僉省也速帶兒攻瀘州復從攻嘉定及重慶皆有功遷招討
使進副都元帥詔其子孝忠代爲船橋萬戶以萬家奴將四川湖
南兵征合刺章時雲南惡昌多興羅羅諸蠻皆叛殺掠使者劫奪
人民州郡莫能制遂以其兵討之剿平其眾民爲之立祠二十年
從征緬戰死雲南王也先帖木兒令其子寶童將其軍從征入大
公城以功襲副都元帥又從征至甘州山丹亦戰死孝忠從都元
帥也速答兒討亦奚不辭會靈關之戰孝忠復追賊至沙溪又敗
之攻克龍家寨阿那關又以八百人敗阿永蠻於鹿札河乘勝
至打鼓寨連破之以功賜金帛弓矢鞍轡還軍成都後從討烏蒙
大壩都掌蠻子諸蠻復從西征至瓜沙州還賜金虎符僉書四川
行樞密院事院罷以本軍萬戶戍成都卒

愛魯昔里氏唐兀人也祖荅加沙仕其國爲必吉父曰昔里鈐部一名益立山太祖時效力行閒太宗時從大將速不台征欽察復從拔都大王征斡羅思攻阿速滅怯思城先登拔之賜名拔都兒賚西馬西錦旋授千戶遷也可札魯花赤定宗命爲大名路達魯花赤憲宗命與不只兒同署燕京行臺事卒愛魯襲父職治大名至元五年從征金齒諸部蠻兵萬人絕縹甸道擊之斬首千餘級諸部震服明年再入定其租賦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得七駒象以還七年改中慶路達魯花赤兼管爨僰軍居數歲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行省雲南令愛魯疆理永昌增田爲多又閱中慶版籍得隱戶萬餘以四千戶卽其地屯田詔開烏蒙道帥師至玉連等州所過城寨未下者悉擊下之水陸皆置驛傳由是賽典赤大信任之十四年討平亦奚不辭之叛遂請內服遷廣南西道左右

兩江宣撫使兼招討事二歲復遷雲南諸路宣慰使副都元帥明年拜雲南參知政事其後烏蒙羅佐山白水江蠻殺萬戶阿忽以叛復討平之十九年召入朝進左丞亦奚不辭復叛詔與四川都元帥也速答兒湖南行省脫里察會師進討盡平其地仁普諸酋長皆降得戶四千諸王相吾答兒征緬愛魯餽餉無乏烏蒙阿謀復殺宣撫使以叛右丞拜答兒與愛魯往征以愛魯習知其山川道里令諸軍悉聽指授遂禽阿謀進右丞鎮南王脫歡復征安南詔愛魯將六千人從之安南昭文王以兵四萬守木兀門愛魯擊破之禽其將黎石何英復連戰遂會大軍於安南王都旣而王自聞道趨思明州以還愛魯乃引兵還雲南遂感瘴癟二十五年卒贈平章政事諡毅敏後以子教化請贈其三世皆師傅魏國公鈐部諡曰貞獻改愛魯諡曰忠節教化附脫虎脫傳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太宗時領畏吾兒阿刺溫滅乞里八思四部以兵從攻四川沒於軍父帖哥朮憲宗命長哈密力曲先諸宗藩地阿藍荅兒爲亂執帖哥朮械繫之帖哥朮脫走入覲世祖賜金符命襲父職卽帥所部兵就征之以功賜衣服弓矢鞍勒復從西平王奧魯赤討平建昌置建昌路設羅羅宣慰司都元帥府遷帖哥朮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時西蕃阻道不得進帖哥朮戰破之道遂通卒官脫力世官襲父職鎮建昌產金戶叛討翦之復討定定昌德平等路之叛亦奚不辟未服民多依險自保詔雲南行省調羅羅蒙古軍四百羅羅章六百人屬脫力世官從左丞愛魯進討脫力世官先至拔其寨愛魯令攻羅羽抵落穿奪其關獲馬牛羊以給士卒又與萬戶烏馬兒攻怯兒其酋阿失據山寨自固脫力世官先登破之遂總左手四翼軍討平亦奚

不辟又以蒙古爨僰軍與參知政事阿合八失降蠻子童於納土原山寨復討斬威龍州叛酋阿遮籍其戶五百入朝授三珠虎符進羅羅宣慰使兼管軍萬戶旣還治括戶口定賦稅以給屯戍昌州蘇你巴翠等作亂討降之徙其眾於州復入覲卒於京師子鎖南班襲職

也罕的斤哈刺魯人也祖匣荅兒密立以幹思堅國哈刺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又獻牛馬羊萬計以千戶從征回回後又從拖雷太子及札八兒降河西諸城復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太宗滅金又從憲宗攻蜀爲萬戶府達魯花赤亦歿於軍也罕的斤襲爲千戶數有戰功下五花石城白馬等寨宋將省萬壽之入成都時成都兵少也罕的斤以四百人與相距四日宋兵退追及於眉州敗之授蒙古哈刺魯河西漢軍萬戶戍眉州築懷遠寨以制宋

要賜對衣玉束帶白金進秩上萬戶益兵萬人會圍重慶復圍瀘州攻神臂門先登拔之再從行院不花圍重慶城降復略地思州下之帝以四川新附選能鎮撫者授嘉定軍民四川諸蠻夷部宣撫司達魯花赤增戶萬餘遷四川宣慰使都元帥命同劉恩征幹端拜雲南參知政事相吾答兒王之督軍征緬也罕的斤與右丞大卜分道以進造舟於阿禾江得二百艘進攻江頭城拔之獲其銳卒萬人復擊拔建都大公城建都金齒等部皆降改四川行樞密院副使卒子火你赤的斤雲南都元帥也連沙襲蒙古軍萬戶怯烈西域人也世居太原始爲中書譯史從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之川陝贍思丁移官雲南署爲幕官旋分省大理會緬人入寇怯烈以戰具資軍士授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平章納速刺丁遣詣闕敷奏邊事世祖愛其聰辯拜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達

魯花赤兼招討使並賜虎符成都烏蒙諸驛阻絕怯烈市馬給傳往來便之尋被召至上升問征緬事宜奏對稱旨賜幣帛及綉根甲國兵之造舟於阿禾阿昔兩江怯烈實帥之以爲鄉導遂擊破緬夷二城振旅而還復從雲南王入緬總兵三千屯鎮驃國設方略招徠其黨由是復業者眾擢僉緬中行省事命頒詔於緬宣布威德緬王稽颡遺世子信合八的入貢進怯烈雲南參知政事遷左丞大德四年卒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也姓烏古論氏後入中國改氏劉父德甯爲國王幹噴必闍赤授管領益都軍民公事國傑少從軍漣海以材武爲隊長至元六年以益都新軍千戶從張宏範戍萬山從下襄樊遷管軍總管厚有賞賚旣從伯顏南征取黃家灣堡沙洋新城進敗宋大軍於丁家洲進萬戶復從阿朮攻揚州拒宋人於

元書

卷五十三 紐璘等傳

七

揚子橋破張世傑於焦山國傑奪得黃鵠船數百艘賜號拔都兒國傑行第二因呼劉二拔都自是劉二拔都名天下既而以爲漢軍都元帥將衛兵鎮禦北方諸王脫脫木兒與昔里吉比來寇和林國傑度其眾悉至因選輕騎乘虛襲其本營獲其眾萬計脫脫木兒屢戰不利又殘暴失眾心其下遂殺之來降居數歲帝以爲征東行省左丞復征日本會建甯降人黃華復反眾幾十萬乃命國傑以征東兵會江淮參知政事伯顏討之國傑及浙西宣慰使高興破赤巖寨黃華自殺除僉書沿江行樞密院朝廷以湖廣多盜乃拜爲左丞國傑至平劇盜李萬二並平廣東肇慶叛獠而湖南盜詹一仔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厯歲無能討國傑破之斬其魁餘眾悉降諸將校請曰此輩久亂急則降有釁復反矣不如阤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乎乃相要地爲三屯在衡

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以處之後皆爲良民討廣東西諸賊兵士冒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良藥多得不死卒拔其巢而江西盜又起龍泉國傑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眾數千逆戰以爲鄉兵故軍容不整也易之國傑馳擊賊大潰奪所掠男女還居民望而怪之明日皆歸其男女曰吾劉二拔都也民大驚以爲神因告別盜所在國傑乘霧突入其屯悉破斬之遷湖廣行樞密院副使知上思州黃勝許寇邊其眾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親率士奮戰賊走象山山近安南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拔其寨勝許走安南國傑三以書責索之安南竟匿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慶遠諸僮人耕之爲兩江障蔽蠻人莫敢犯三十年入朝帝謂朝臣曰惟劉二拔都威足鎮湖廣他人不

能也其無他遷帝怒安南不已乃加湖廣安南行省平章事征之
明年帝崩成宗卽位仍除副使初黔中諸蠻既內附復叛又巴洞
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
降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是復叛帝以卽位肆赦
並赦萬頃等亦不降國傑奉詔進討馳至辰破賊魯萬丑之眾於
桑木溪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言石農坎三羊峯爲施溶左右臂
宜先攻之國傑遂麾諸軍攻石農坎賊懼棄寨遁遂拔施溶而斬
萬頃復窮治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就軍中拜湖廣平章
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時嘗選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之在澧者
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復其制班師復經畫茶陵
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
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互黔中地周湖廣四境

日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爲寇以功賜玉帶錦衣弓矢臺
臣言國傑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順元土官宋隆濟及羅鬼
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國傑會四川雲
南思播兵討之賊兵多健馬官軍戰多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
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僞遁賊逐之而馬遇盾皆倒國傑鼓之賊
大敗旣而復合眾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
戰千里遂擒斬蛇節而購縛宋隆濟西南夷悉平入見恩禮甚渥
命還益都上冢大德八年還鎮寢疾平章政事不憐吉歹問之國
傑曰安南不臣若病小愈得滅此虜則死無憾矣問以家事不言
薨年七十二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曰丈夫爲國當身膏原野
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且善推誠得士心故能立功如此贈推忠
效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柱國齊國公諡曰武宣子脫歡尙
元書

憲宗女孫仕至湖廣平章政事先是受黃華之降者曰完者都完者都欽察人也父哈刺火者從憲宗征討有功完者都以材武從世祖攻鄂以力戰受賞後從哈必赤大王討濟南從萬戶木花里略地荆南復從都元帥阿朮圍襄樊以功爲彰德南京千戶後從丞相伯顏南征江南平賜名拔都兒授管軍總管高郵軍達魯花赤佩虎符累遷管軍萬戶朝廷以漳州劇盜陳弔眼未平授福建征蠻都元帥屬閩廣大都督荅里赤討之是時黃華聚眾三萬人擾建甯號頭陀軍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賊驚懼納款完者都許以爲副都元帥而大獵耀武以震之適發弦落飛雕華大服遂乞授華征蠻副元帥以爲前驅會副都元帥高興兵追禽陳弔眼於千壁嶺斬之乃授華建甯管軍總管完者都還復爲高郵總管府達魯花赤累遷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宣慰使成宗卽位

拜江浙平章政事大德二年卒贈效忠宣力定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上柱國林國公謚武宣子曰帖木禿古思位淮東西宣慰使曰別里怯都江浙右丞孫喜僧襲高郵上萬戶府達魯花赤管如德黃州黃陂人也父景模仕宋以蘄州歸國授淮西宣撫使如德爲都統制亦從范文虎以江州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而思父甚切因閒道南馳而爲邏者所獲械送於郡如德伺其懈卽引械擊殺數十人破械脫走以達父所至是入覲世祖曰是孝於父者必忠於我矣乃授以強弓二如德兼而引滿焉又嘗從獵有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衣浮渡帝甚壯之乃呼爲拔都賞賚優渥授湖北招討使佩金符從丞相阿朮攻宋揚子橋及焦山之戰獲其牌印衣甲及餉軍海船無算旣渡江復招降江浙諸郡頃之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薄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

用人四曰省役息民五曰設官制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遠海故如德及之然權臣抑不得上也久之遷江西參知政事如德討平贛汀二州之盜而宥其脅從者逾年進江西尙書左丞如德統四省兵往征鍾明亮降之平章政事奧魯亦欲殺之如德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何足惜吾爲國家重信耳年四十

四卒於軍贈昌明郡公謚武襄子純祖官富州尹

論曰滇蜀湖廣閩海皆蠻夷所居溪洞盤深自來治邊難其人也紐璘父子也速帶兒諸人平宋遺族復定羣蠻宣武揚威功震西南陲矣劉國傑徇國忘家壯烈之志過於新息其尤卓犖哉管如德可以謂之孝其忠則未也

門人尹慶袞 刊

尹慶袞 謙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三

元書卷五十四

邵陽曾廉譔

趙阿哥潘李忽蘭吉張庭瑞焦德裕鄭鼎速哥劉恩郭昂列傳第二十九

趙阿哥潘本土播思烏斯藏掇族氏其先臣附於宋賜以國姓遂爲趙氏世居臨洮祖巴命富甲諸羌父阿哥昌貌甚偉而力兼人仕金貞祐中以軍功至熙河節度使金亡保蓮花山以其眾來歸時闢端太子出鎮西涼承制以爲疊州安撫使疊自兵興後城無居人阿哥昌爲招流亡立城壘課耕桑以安輯之年八十卒官阿哥潘以孝聞從破大安授知臨洮府事斬朝天關乘嘉陵江至閬州獲蜀船三百艘復敗宋軍於利州及潼川嘉定遂從總帥汪德臣城利州憲宗征蜀阿哥潘爲選鋒充臨潼府元帥夜敗宋將王

元書

卷五十四 趙阿哥潘等傳

一

堅所營之師賜號拔都兒中統元年還鎮以歲荒發私廩贍貧困
給民農粟二千餘石蕪菁子百石人賴不饑郡當孔道有司疲於
供給阿哥潘以私馬百匹充驛騎羊千口代民輸帝嘉之命京兆
行省酬其直阿哥潘曰我豈以私惠而邀公賞耶卒不受以軍事
赴青居山爲宋兵所邀死之詔特謚曰桓勇阿哥潘好畜良馬常
千蹄歲擇其上驥五駟貢於朝子孫遵之不替子曰重喜始爲闊
端太子親衛後從世祖征哈刺章又從總帥汪良臣破渾都海以
功授征行元帥復從討忽都達吉等克之只必帖木兒王承制使
襲父職爲元帥入觀授金虎符爲臨洮府達魯花赤時解軍職爲
民官例納所佩符敕趙氏勿納重喜在郡勸農興學省刑敦教以
善治聞請致仕弗許詔其子官卓斯結襲達魯花赤而進重喜鞏
昌二十四處宣慰使卒謚桓襄官卓斯結性靜退辭官家居二十

餘年仁宗聞其名召不起子德壽終雲南左丞

李忽蘭吉本名庭玉鞏州隴西人也父節仕金從汪世顯來降忽
蘭吉爲質子於軍中從征西川累功得賜金符爲千戶都總領憲
宗南征至大獲山宋閬州安撫使楊大淵旣降而遁汪德臣遣忽
蘭吉急追之城未閉而忽蘭吉單騎已入執大淵手問何以不待
賞而來大淵曰誠恐城寨有他變非敢懷異謀也忽蘭吉遂與復
來帝曰得非反耶對曰無也遂言其狀帝曰汝不懼耶對曰臣恐
上勞聖慮下苦諸軍又爲一郡生靈謀故不知其懼也當是時微
忽蘭吉知幾去之速事幾變而民益殘德臣卒於軍命忽蘭吉以
其軍殿與宋軍水陸晝夜接戰皆敗之世祖旣卽位從汪良臣及
惟正父子出征渾都海火都以功授鞏昌元帥賜金幣弓矢鞍馬
復命佩以虎符忽蘭吉言國制將萬軍佩虎符汪氏旣佩之臣何

可復佩帝是其言復從良臣守青居是時國兵猶與宋爭合州宋
兵陷大良平忽蘭吉以七百人覘之方寨中擁老幼西去追之斬
首三百級得馬二百八十四都元帥欽察家屬百餘口先爲所虜
亦奪還之充征南都元帥參議仍賜虎符授夔東路招討使立章
廣平寨置屯田焉筭萬壽之入成都郊也帝問蜀中諸將方略忽
蘭吉上言成都惟建子城軍民居外別無城壁又軍官多年少不
更事之人而蒙古漢軍亦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此安得不失利
也竊謂宜修置城寨選任材智廣蓄軍儲創舟楫繕軍器又當遠
讒佞信賞罰則邊陲無虞矣帝命將兵赴成都權省事俄復還章
廣踰數歲引兵略重慶復取簡州改延安路招討使以其軍會總
帥府兵克禿魯於六盤入觀遷四川北道宣慰使請以先受鞏昌
元帥及虎符與其弟庭望復改四川南道宣慰使是時思播以南

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五溪洞蠻叛服不常詔四川左丞汪惟正參
知政事吉里闢思軍出黔中僉省巴八出思播都元帥脫察出澧
州忽蘭吉自夔門會合於是諸將鑿山開道縣亘千里諸蠻設伏
險隘亡命迎敵者皆殲之酋長皆來附獨散毛覃順走避巖谷力
竭始降數年請老許還鞏昌拜資善大夫遙授陝西左丞商議軍
事食左丞祿成宗立入覲遷資德大夫轉右丞卒泰定時謚襄敏
張庭瑞字天表張庭珍弟也里系具庭珍傳庭瑞幼以功業自許
兵法地志星歷卜筮無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
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達庭瑞將兵城虎嘯山
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築柵守之柵壞
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復絕其汲道庭瑞取人畜溲溺沸
煮而土濾之以解臭人日飲督皆瘡裂堅守逾月庭瑞度宋兵稍

懈夜三分其兵以劫宋營宋軍驚潰殺其都統五人斬首千餘級
庭瑞亦被重傷會焦德裕來援圍遂解論功累遷陝西四川道按
察副使以政過威猛被議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改成都總管佩
虎符東西行院之平重慶舟仗糧芻皆取辦於庭瑞遂遷諸蠻夷
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人魚通
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劫之魚通司來告急左丞汪惟正
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牆
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
過君矣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直前語之曰殺人償
命羌中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卽肆無禮如行
省間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羅拜曰昨爲羊牌
卜繇言有白馬將軍來則吉今公馬果白也乃皆服遂論殺人者

而縱其餘自是約交市以碉門爲界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
爲患庭瑞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於民聽其自市於
羌羌蜀便之先是運糧由楊山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
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鎗聯松枝爲牌自蔽庭瑞從右丞也速
答兒討之所射矢出其牌半鋒蠻驚曰何神也俄禽其酋德蘭紐
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潭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要束木
剝民爲功庭瑞乃謝歸關中三年分家奴往成都居焉以疾卒庭
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庭瑞課閒卒日入橘皮
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
皆得錢以濟焉

焦德裕字寬父保定雄州人也父用仕金爲千戶守雄州北門太
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遂生獲之太祖以其忠壯釋不

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卒後贈左丞郡公謚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武仙之敗於真定走汴也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薦德裕遂使真定降齊福禽趙貴王顯亡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三年李璮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明年賜金符爲閻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宋將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於虎嘯山帥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追及鷺溪馘千人累遷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從丞相伯顏南征授僉行中書省事遂從下安慶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朮旣誅其魁欲盡院其徒德裕諫止之令德裕先入城撫定宋平詔求異人異書阿合馬譖伯顏殺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

成之德裕辭不拜久之復僉行省事改淮東宣慰使張德興據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邏得其檄卽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將天子寵綏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安有他覬詎知非反閒乎盡復其官拜福建參知政事至元二十五年卒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恆國公謚忠肅子簡餘姚知州潔信州治中

鄭鼎澤州陽城人也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旣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戶從達海紺卜征蜀攻散關還屯秦中宋四川制置使余玠燒絕棧道以兵攻興元鼎率眾修復之復與汪德臣破宋兵解興元之圍遷陽城軍民長官從世祖征大理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敵據險以待鼎力戰敗之世祖以爲壯賜馬三匹至金沙江波濤洶湧世

祖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曰此非殿下所宜親扶下馬俄圍大
理破其城世祖師還鼎殿復經西蕃全師而歸賜名也可拔都復
從攻鄂道出大勝關破之進破臺山寨乘勝獨進陷泥淖遇伏兵
突出葭葦閒鼎復奮擊殺三人餘遁去世祖戒其輕其秋世祖命
諸將南渡先達者舉烽火爲應鼎首奪南岸眾軍畢渡進圍鄂州
別攻興國軍破宋兵五千斬其將桑太尉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
太原萬戶阿藍答兒渾都海之亂鼎分帥本道兵討之明年統征
西等軍戍雁門關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改平陽太原宣慰使
又改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眾常乏食
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來上黨之栗修
學校勵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民德之改僉書西蜀行省事
將兵巡東川過嘉定遇宋兵與戰江中禽其將李越至元十四年

改湖北道宣慰使鎮鄂州蘄黃二州叛鼎帥師進討戰於樊口舟
覆溺死贈中書右丞諡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章政事柱
國潞國公易謚曰忠肅子制宜小字阿海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
襲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攝府事朝廷以征日本遣造樓船何
家洲洲地狹眾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
屢災或言姦人乘閒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嚴守
備而已奈何濫及無辜不笞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
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吏縛入
獄問之無驗行省將釋之制宜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
馬貌服亦異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共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
帖然後扈駕東征乃顏請赴敵自效帝以其父已戰歿愴然不許
請愈力乃命從玉昔帖木兒別爲一軍以功授樞密判官明年帝

如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宣制宜辭帝曰汝非諸漢人比也竟留之數歲遷參知湖廣政事帝以所籍要束太財產賜之對曰彼以贓敗臣可再汚乎帝賢其有守頃之徵拜侍御史復出爲湖廣樞密副使治盜賊有略民以安息入朝授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十年卒贈推忠贊治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澤國公謚忠宣子阿兒思蘭嗣職至大三年爲尙書省所誣棄市籍其家中外冤之仁宗時還所籍謚敬愍

速哥蒙古人也父曰忽魯忽兒隸達海紺卜軍中常令奏白機務有口辯太宗以爲才賜名曰動哥以金盤龍袍及宮女賞之速哥以壯勇從總帥汪德臣復入蜀萬戶劉七哥與宋兵戰巴州失利陷敵中速哥入其軍奪以出由是知名得被賞賚久之累功擢陝

西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至元九年從行省也速帶兒討建昌蠻將千人爲先鋒破黎州水尾寨攻連雲關克之建昌平十一年賜金虎符授管軍萬戶領成都等六翼及京兆新軍教習水戰也速帶兒進圍嘉定速哥以舟師會平康城與萬戶張萬家奴修築懷遠等寨守其要害明年嘉定降大軍分五道進攻重慶眾軍不利惟速哥獲戰艦三百俘其人百三十五年從下重慶以功授成都水軍萬戶尋改重慶夔府等路宣撫招討兩司軍民達魯花赤明年遷四川南道宣慰使依前成都水軍萬戶鎮重慶夔施黔忠萬雲涪瀘等州十九年亦奚不辭未平置順元等路宣撫司以速哥爲使經理諸蠻數年遷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達魯花赤播州宣撫使楊賽因不花赴闕請留降八番金竹百餘寨得戶三萬四千悉以其地爲郡縣置順元路金竹府貴州以統之東至九溪

十八洞南至安南西至雲南咸受節制二十九年入朝加都元帥
仍爲河東陝西萬戶府達魯花赤三十一年僉書四川行樞密院
事詔開土蕃道土蕃叛以兵圍茂州速哥敗之元貞元年行院罷
速哥家居數歲卒子壽不赤襲河東陝西等處萬戶府達魯花赤
劉恩字仁甫威州人也父辛歸國署貝州長官恩幼知書史以材
武隸軍籍累功遷管軍總管佩銀符以太傅府經歷從耶律朱哥
入蜀數有戰功後都元帥紐璘使恩至瀘州諭宋劉整降易金符
至元三年宋將以戰船五百載甲士三萬人夾江上游先以一萬
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帥千人渡江與戰殺其二將及士卒三
千餘人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戶後從行省賽典赤贍思丁攻嘉定
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禽其將十八人皆械送京師復從皇子奧
魯赤行省也速帶兒征建昌恩及速哥爲先鋒一日三戰皆捷蠻

夜來犯圍恩禦之死者千餘人時師久駐頗乏食恩畫策招諭沿
江諸蠻得糧二萬石牛羊二萬頭軍中大驩建昌因山爲城山有
七巔恩奪其五斷其汲道建昌由是遂困未幾而降進管軍萬戶
戍眉州居二歲移戍嘉定丞相不花等行樞密於西川授恩同僉
院事及重慶降而守將張萬走夔府以兵固守不花遣恩招之萬
遂來附旬月之間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
副都元帥帥蒙漢萬人征幹端進都元帥師次甘州詔留屯田得
粟二萬餘石既乃命恩進兵幹端海都將玉論亦撤以兵萬人迎
戰恩設伏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帥眾三萬來援恩以眾寡
不敵成師而還遷僉行樞密院事卒子德祿襲成都管軍萬戶

郭昂字彥高彰德林州人也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章廉希憲才
之授山東統軍司知事尋改經厯遷襄陽總軍司轉沅州安撫司

元書

卷五十四

趙阿哥潘傳

八

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餘柵播州張華聚眾容山昂率兵屠之山猺木苗土獠諸洞盡降十六年以諸洞酋入朝賜金綺衣鞍轡進安遠大將軍徇沅州東南界復新化安化二縣禽劇賊張虎縱之謂曰吾不強汝願降卽來吾復禽汝不難也明日虎降散其眾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眾因斂白金以獻昂不受還至江陵眾復從致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命藏於庫以勵諸將久之江西盜起昂討之進逼南安明揚上龍巖湖綠村石門雁湖赤水黑風洞諸蠻立太平寨而還會大饑以賊酋家資分賑之授萬戶賜金虎符鎮撫州未幾赴廣東監造戰船適遇盜諭以禍福廣東素仰其威信見檄俱降乃授以廣東宣慰使卒謚文毅昂習刀槊能挽強而好學工詩著述在藝文志子震襲萬戶移鎮杭州惠江西廉訪司僉事豫知甯都州

論曰阿哥潘來自蕃中桓桓著烈忽蘭吉明方略庭瑞善策羌情焦德裕之作疑兵鄭鼎之闢山徑速哥勇開郡縣劉恩計回饑困郭昂威縱劇賊皆懋績西南足以任驅使矣而鼎治民有惠德裕不證伯顏以博執政尤錚錚也

門人尹慶袞

尹慶袞 判

門人曾彬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四

元書卷五十五

邵陽曾廉譏

高李楊二王徐孟留葉列傳第三十

高智耀西夏人也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故家賢者眾舉智耀召見將用之遽辭歸闕端太子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因入謁言儒者同廝養非便請除之太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亦不就憲宗卽位智耀入見復言儒者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有國家者用之則治宜養成其才以資用不宜徭役以困之也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乃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世祖在潛邸素聞其賢及卽位召之與帝師八思八俱見智耀又力言儒術有補

治道反復數千言帝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乃拜智耀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有疾之者多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更寵賚之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察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後擢智耀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帝求報聘之使以折其問智耀入見請行帝問所答畫一敷對稱旨卽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後贈崇文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甯國公謚曰文忠子睿年十六授符寶

郎久之授唐兀衛指揮副使厯翰林待制禮部侍郎除嘉興路總管禽宿盜有聲擢江東道提刑按察使時郡內草竊陸梁聲言圍宣城郡將怯懦城門不開睿召責之曰寇勢方熾官先示弱民何所賴卽命密治兵衛而洞開城門寇以有備不敢進遂討平之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結黨持郡邑短長者睿悉按以法拜南臺侍御史進中丞復除淮東道肅政廉訪使盜竊真州庫鈔有司追逮平民睿讞得其情皆縱遣之未幾遂獲眞盜復還南臺中丞睿爲人敏決然務持大體有儒者風延祐元年卒累贈推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甯國公謚曰貞簡子納麟別有傳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也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金興定二年父子同經登進士第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世弼老爲元書

東平教授授昶釋褐授溫縣丞召試尚書省椽再調漕運提舉國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省嚴實辟授都事改行軍萬戶府知事實卒子忠濟嗣遷昶爲經歷居數歲忠濟頗怠政事昶勸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遊以弭未然之禍時朝廷欲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弗能自束昶以親老求解不許俄丁父憂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皆出其門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問治國用兵之要昶言治國在用賢立法正本清原用兵以伐暴救民在不嗜殺世祖嘉納之明年卽位召赴開平時徵需煩重科徵賦稅雖逋戶不貸昶上書中書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賦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大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賦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

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至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聖主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內難平昶上表賀因以諷諫曰患難所以存敬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輯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恆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帝稱善久之會嚴忠濟罷弟忠範代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朝議令老疾輸賦昶上言聖主卽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榜諭給糧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也遂條十二事剗除宿弊至元元年遷轉法行減併路府州縣官於是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部尚書品格條式多所裁定凡議大政宰相延

置上坐傾聽其說六年阿合馬議以制國用司爲尙書省昶請老歸七年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八年爲山東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二年昶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二十六年卒世祖甚賢昶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也徙居許昌以章句授徒爲業登金正大元年進士第爲偃師令以廉幹稱屢改劇縣有應變才金亡楊奐徵河南稅課起果爲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略河南復用爲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命果爲北京宣撫使明年拜參知政事至元二年以例罷政猶詔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六年出爲懷孟路總管大修廟學以前嘗爲中書執政移文申部特不署名以老致仕卒謚文獻

王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也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及第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同知申州事行蔡州汝陽令金主遷蔡詔尙書移文恆山公武仙進兵金主覽書問誰爲之右丞完顏仲德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卽位時狀元耶卽召見惜擢用之晚授尙書左右司郎中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聞其名救之輦歸館於保州世祖在藩訪求遺逸遣趙璧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進講孝經書易所以齊家治國每夜分乃罷歲餘乞還賜以馬仍命近侍闢闥柴禎等五人從之學繼命徙居大都賜之宅嘗因閒請曰往金主自經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祭葬世祖義而許之至則爲水所沒設牲酒爲位哭焉世祖卽位首授翰林學士制詔典章皆所裁定至元元年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攷者以有史在也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成吉斯皇帝廟

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修寔錄附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宏文館學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設內外學士院史冊爛然號稱文治堂堂國朝豈無英才如唐宋者乎於是始詔立翰林國史院鶚遂薦楊旼元好問修金史舉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楊恕孟攀鱗爲待制王惲雷膺爲修撰周砥胡祇遹孟珙閻復劉元爲應奉一時遺老碩儒搜抉殆盡惟好問已先卒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挿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謀爲之中止五年乞致仕詔歲給祿終其身有大事則遣使就問焉十年卒謚文康鶚性樂易爲文章不事雕飾嘗曰學者當以窮理爲先分章析句乃經

生舉子之業非爲己之學也無子以外孫周之綱承其祀之綱官終翰林侍讀學士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也金人遷汴舉家南渡河居魯山磐從麻九疇學於郾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畫爲朝暮食正大四年第經義進士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及河南被兵磐轉入淮襄間宋荆湖制置司辟爲議事官襄陽兵變復北歸至洛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深禮磐東平萬戶嚴實興學養士遂迎爲師受業者數百人中統元年卽拜益都路宣撫副使以疾免李璮禮致之磐亦樂青州風土也乃買田湖上題其居曰鹿菴將終焉無何璮謀叛磐覺走入京師世祖見而嘉之大軍討璮以磐參議行臺事路宣慰使復爲翰林學士見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使爲

甚至稅人白骨可痛心也遷太常少卿乞致仕不允時猶仍國俗天子惟有帳殿遇朝會臣庶喧雜磬請申闌入宮門之禁曲阜孔子廟代給百戶供灑掃復其家尙書以括戶故盡入諸官磬言林廟百戶歲不過得鈔六百貫此一六品官俸耳朝廷疆域萬里財賦萬億計豈愛此不以待孔子哉夫於府庫所益無多而損國體甚大此類是也時皆譴其言磬以老再請致仕仍不許磬以爲古者五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財力閔其衰老而養其廉恥之心也遂以疾請斷月俸帝遣使慰諭之仍給之祿磬不得已復起朝議汰冗官權近以按察司不便其私欲併省之磬奏言各路去都遠官吏貪汚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申理耳以爲冗而罷之則恐冤死者眾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通民隱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尙有弗及況能周徧外路千百

城乎至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會御史大夫玉昔帖木耳意同磬按察司遂得不併久之日本師興磬入諫以爲小夷險遠勝之不武不勝損威帝震怒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耶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言苟有他心何爲脫去叛亂冒萬死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况無子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溫慰因以碧玉寶枕賜之於是磬累乞骸骨丞相和禮霍孫爲磬言始命進貢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以其甥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便養焉臨行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縉紳以爲榮帝始終眷顧每大臣宴見帝數問磬起居狀年九十二卒贈端貞雅亮佐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洛國公謚文忠磬資性剛方平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

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用事致重幣求文其碑磬拒弗與所薦宋道雷膺魏初徐炎胡祇遹孟珙李謙皆天下賢士也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也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辟爲令其父戒其早仕遂辭官益篤於學父旣沒太宗五年世隆遂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使掌書記實卒子忠濟以爲行臺經歷憲宗卽位以實昔得金太常登歌樂命世隆典領樂工以來遂以祀天於日月山語在禮樂志世祖在潛邸久知世隆中統元年遂擢爲燕京宣撫使世隆一以興民善俗爲務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羸馬數以萬計先期戒備芻秣什器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必不爲煩擾馬將不來吏曰此軍需也責非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弗爲備馬果不至三年宣撫司罷世隆還東平請增宮縣大樂文武二舞令舊工

教習以備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四年世祖問堯舜禹湯文武爲君之道世隆取詩書所載編撰以進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進讀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仍兼太常卿世隆奏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莫大於祭祭必有廟因以圖上乞敕有司以時興建從之廟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行大饗禮俄兼戶部侍郎承詔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而朝儀未立世隆又奏立百官朝會儀七年遷吏部尚書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爲撰選曹八議九年乞補外命佩虎符爲東昌路總管世隆仍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笞吏不忍欺民亦化服郡人頌之十四年遷山東提刑按察使時有妖言獄有司捕逮凡數百人世隆剖析詐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十五年徙淮東故宋將許瓊家僮告瓊匿官庫財有司繫其妻孥徵之世隆曰瓊所匿者

故宋之物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科同僚不從遂獨抗章辯行臺是之釋不問會征日本世隆上疏諫當路遏不以聞十七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召入集賢皆以疾辭世隆儀觀魁昂而慈祥宏博人忤之無愠色喜賓客樂施與明習前朝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二十二年安童再入相奏世隆雖老尙可用遣使召入仍辭以老疾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年八十卒四人皆著述在藝文志孟攀鱗字駕之雲內人也曾祖彥甫爲金西北路招討司知事出疑獄坐死者百餘人攀鱗幼號奇童金正大七年成進士仕至招討使金亡居平陽陝西帥府辟詳議官遂家長安世祖中統三年授翰林待制同修國史至元初條陳數十事大要言宜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粟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役百司庶府統於六部紀綱法度悉由中書

是爲長久之計帝咨問良久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對曰鶚有文華可置翰林衛明經傳道後學矜式也又嘗召問郊廟儀制攀鱗悉據經典以對時帝將親祀命攀鱗會太常議定禮儀攀鱗夜畫郊祀及宗廟圖以進帝皆親覽焉俄以病請西歸令就議陝西四川行省事四年卒延祐三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上護軍平原郡公謚文定

留夢炎字■■號中齋衢州西安人也宋純祐四年進士第一累官直學士院宋主禪卽位命兼侍讀咸純元年丞相賈似道請爲總護山陵使夢炎上疏留似道進禮部尚書僉書樞密院事二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進樞密使十年詔夢炎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宋主累卽位詔乞言於老臣夢炎與焉然無所建白也德祐元年左丞相王爚與右丞相陳宜中議事不合夢炎適自湖南入

朝爚與宜中俱自請罷政而相夢炎宋乃進爚平章軍國重事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俱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張世傑進師江上爚請以一相開府吳門否則已行於是夢炎及宜中始請行邊議未決而世傑敗宜中去位夢炎爲左丞相封申國公夢炎旣得勢遂用徐囊爲御史擢用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給事中王應麟繳奏言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龐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乃欲引以自助善類爲所搏噬者必攜持以去况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上不報應麟遂再奏言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咈公論臣封駁不行與大臣論異勢不當留於是應麟乃歸未幾夢炎見國兵已破常州臨安日迫夢炎遂遁去明日遣使召還朝凡三召皆不至明年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安撫大使四路時皆被兵夢炎亦不

之官其歲黃萬石竟叛宋舉軍內附俄而宋主歸國建康安撫使唆都拔衢州夢炎遂降世祖以爲吏部尚書夢炎薦宋故相馬廷鸞章鑑於帝帝召之皆不至廷鸞子端臨有文學夢炎復欲薦之端臨亦以親老辭得不徵久之文天祥爲張宏範所獲送闕宏範已病請無殺天祥戶部尚書王積翁遂欲合宋故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獨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獨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既而復薦謝枋得枋得被執至燕疾甚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帝亦甚鄙厭之一日問夢炎及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非其儔也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不敢斥言其非以爲父執耳

可賦詩譏之孟頫詩有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嘆賞焉而夢炎銜之終身後爲翰林學士承旨元貞元年請老成宗厚賜遣之竟以壽終於家張鎮孫者字鼎卿惠州人宋咸淳七年進士第一人及第益王時爲廣東制置使時廣州已入國鎮孫復帥師襲廣州取之其歲塔出至廣州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州降詔呂師夔以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也少以京學生上書論宋丞相賈似道謬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民似道嗾人誣以罪竄漳州然自是名動天下似道敗被謫至泉州遇李放還李賦詩贈之似道俯首謝而已李旣歸而宋亡遂隱富春山不應省憲辟召會南臺大夫相威奉詔求遺逸以李名上世祖固知之爲之大悅遂授浙西儒學提舉丞相安童亦致書敦勸李遂就職至元二十三年帝

諭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必致李以來至則館於集賢院召見賜坐設宴慰勞甚至且曰卿向訟賈似道朕嘗識之李爲歷陳自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未嘗不首肯也因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多以曠官罷李請復之而蠲儒徭役明年特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固辭然建言臺臣必許實封言事尙書省復立命桑哥平章政事而李爲左丞李復固辭以資格未及帝曰伊尹太公豈循資格而起耶遂不許賜大小車各一乘小車許乘入禁中仍給扶升殿頃之乃顏大王反李悉國兵將校以親暱不力戰之弊因密啟宜用漢人遂破之事具乃顏傳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又乘閒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南遂安二十五年進平章政事固辭許之命秩視一品賜以玉帶

及平江田五千畝初帝意重財賦欲大任桑哥李揣帝意極譽之故命李與桑哥共事居數歲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鯨徒受上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甫近天光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遂禁近侍言事以非罪誅貶大臣排斥臺諫掊克橫征又遣使四出大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活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乞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瞿然曰甯有是耶帝每以李剛直人不能容而已獨愛之故欲恩禮始終二十九年李行至臨清復召平章政事李固請歸田尋薨帝時已驛召李淦淦至以爲江陰教授以旌直言李前後受賜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子善自持並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已而皆表上焉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右丞上護軍南陽郡公謚文簡

論曰自葉李外此皆異國之掇巍科表表者也然自智耀以下七人者猶在下位又早歸國猶曰不無建白獨夢炎以宰相屈節是時政令法度皆已粗具何煩夢炎爲哉其見薄新朝宜矣李早劾似道而晚附會桑哥豈負賤則好名富貴則圖固寵利平李淦之書視其所言濫司台鼎者何如李而不死又何以自立於天地哉

尹 鑑 刊

楊啟愚

門人曾廣載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五

元書卷五十六

邵陽曾廉譏

班都察李惟忠趙與芮趙孟頫列傳第三十一

班都察欽察亦納思汗之孫也速不台兵至欽察迎降事已具西
域欽察傳班都察既歸國卽從速不台討平蔑里乞遺族後從世
祖征大理伐宋常侍左右甚見禮待命掌尚方羣馬歲時進黑馬
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譯言黑也中統初與子土土哈俱從擊阿
里不哥班都察卒土土哈襲職備宿衛自海都構亂朔方至元十
三年河平王昔里吉及諸王脫鐵木兒等相繼叛寇鈔諸部掠憲
宗所御大帳以去是時朝廷已命北平王那木罕鎮阿力麻里土
土哈帥師繼之擊敗其將朵爾赤顏於納蘭不刺諸部多邀還應
昌部族只兒瓦台爲亂脫鐵木兒引兵應之土土哈遇之於中塗

元書

卷五十六

班都察等傳

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鐵木兒引去遂滅只兒瓦台而追脫鐵木兒至土兀刺河乃還明年會丞相伯顏之師大敗昔里吉於斡兒寒河復得大帳十五年追昔里吉逾金山禽札忽台等以獻又敗寬折哥等裏瘡力戰虜獲甚眾還朝帝親勞之卽賜以憲宗大帳以其奪歸故也帝又命欽察人爲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土土哈選其材勇以備禁衛遷同知太僕院事改同知衛尉院事兼領羣牧司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人八百又籍河東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之拜樞密副使賜食饒州路四千戶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衛遂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朵兒朵海禦之乃顏反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納哈土土哈執其使盡得其情勝納哈因陽爲設宴邀二大將飲朵兒朵海欲往

土土哈不可遂止而也不干已東走欲合於乃顏土土哈乃趣勝納哈入朝而疾驅七晝夜追及也不干大敗之語在太祖諸王傳土土哈至怯綠連河會世祖親征乃顏聞之命收也不干餘黨遂沿河擊破叛王鐵哥軍並禽叛王合刺魯獻俘行在詔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卽以付土土哈置合刺魯萬戶府帝回鑾而合丹復叛於黑龍江成宗以皇孫撫軍於邊詔以土土哈從土土哈誅叛王兀塔海於哈老溫盡降其眾而西援諸王也只里進敗火魯火孫於兀魯灰河還至哈老溫復夜渡貴烈河擊敗合丹之眾合丹東南竄土土哈復防北邊二十六年晉王甘麻刺與海都戰於沉海嶺敵先據險眾軍失利土土哈獨遁前塵戰翼晉王以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是役也論功行賞以欽察之士爲最於是哈刺赤軍以萬數矣二十八年土土哈帥

以北獵於漢塔海邊寇皆引去明年略地金山獲海都三千餘戶還至和林詔取乞里吉思明年師至謙河冰行數日盡取五部之眾屯兵守之海都來爭復敗之禽其將孛羅察元貞二年諸王附海都者帥眾來歸邊民驚擾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玉木忽兒等入朝解御衣以賜並輜輶各一大德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司空延國公謚武毅子牀兀兒亦曰創兀兒初從太師玉昔帖木兒征戰以功授左衛親軍都指揮使父卒襲職兼欽察親軍衛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領征北諸軍時海都猶盛牀兀兒遜金山攻其屬八鄰以披其勢八鄰將帖良臺阻荅魯忽河柵岸自固士皆跪持弓矢以待眾患之牀兀兒命吹銅角舉眾大呼聲振林野其眾惶惑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平柵而進乘勢奮擊追奔五十里還次阿雷河而海都遣孛伯來援八

鄰既相遇牀兀兒見敵陣於山上知其馬不利下馳也卽渡河蹙之馬果多蹶遂大敗之大德二年篤哇徹徹禿等潛師以襲火兒哈禿牀兀兒又敗之三年拜僉樞密院事是時武宗在潛邸來總兵北方軍事必諮於牀兀兒及戰牀兀兒常爲先四年迎擊禿滿幹魯思於闊克敗之五年海都及篤哇大舉內犯軍越金山而南於是武宗親臨行陣牀兀兒與太師月赤察兒丞相朵兒朵海駙馬阿失前衛親軍都指揮使玉哇失分五路以進連戰於迭怯里古及合刺合塔又戰於兀兒禿海都篤哇大敗遁去朝廷遺御史大夫禿只蒞軍第功牀兀兒第一命尙鎮遠王牙忽都女察吉兒公主海都自憲宗時有異志久爲邊患自是遂失意死篤哇與明里帖木兒因同謀歸朝以爲土土哈父子不可敵也十年拜樞密副使遂累拜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馳還牀兀兒將兵出東道

與武宗會上都尋卽位拜平章政事仍知樞密院事還邊復封容國公賜銀印至大二年入朝進封句容郡王換金印賜以世祖武帳及珠衣翌日又賜以世祖安輿牀兀兒叩頭涕泣辭曰世祖御物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帝嘉其知禮命置馬轎賜之俾乘至殿門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王復叛牀兀兒連敗之追出北鐵門關四年召入商議中書省事復以大理所進金飾象轎賜之待以親王之禮至治二年薨贈揚王子答里襲句容郡王答里兄燕鐵木兒爲太師太平王右丞相撒敦爲太傅榮王左丞相燕鐵木兒在逆臣傳元初西北國族仕者復有鈔思阿塔赤之屬鈔思又稱答祿氏乃蠻屈出律汗之孫也屈出律在乃蠻傳父曰敵溫從屈出律奔西遼死時鈔思尙幼母康里氏攜之閒行以歸太祖給事宮掖長輒從征伐破代石二州先登焉太宗時戰三峯

山有功累詔賜以湯陰百戶力辭不受復賜以男女五十口宅一區黃金鞶帶酒壺杯盂辭弗許乃受之俄授隨州萬戶移潁州定宗時卒子別的音育於宮庭憲宗四年襲職爲副萬戶鎮隨潁世祖卽位賜金符爲隨潁屯田達魯花赤後徙信陽府諸州地俱多虎別的音狀甚偉身長七尺餘肩豐多力善刀舞尤精騎射嘗出獵以馬裼置鞍上乃燔山伺虎出以裼擲之虎搏裼據地而吼別的音旋馬抽矢射之虎輒殪人傳其材武爲美談云至元十六年爲常德府達魯花赤同知李明秀作亂別的音單騎入其壘挾明秀俱來奏誅之賊遂平後爲池州路達魯花赤又徙台州卒子不花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延壽湯陰縣達魯花赤孫守恭守禮曾孫與權皆登進士第比中土文物焉

阿塔赤阿速杭忽思汗之子也太祖時杭忽思汗降事具西域阿速

傳杭忽思旣內附授萬戶仍領其國而選其軍千人並以其子阿塔赤入宿衛杭忽思後遇寇沒其妻外麻思領兵城守討平禍亂遂以其次子按法普主其國而阿塔赤以千戶常從征伐攻宋合州與渾都海戰甘州與阿里不哥戰昔木土平李璮於濟南復從攻宋江淮諸地皆有功後攻鎮巢宋將洪福僞降因醉而殺之世祖命厚卹其家子伯荅兒與焉至元二十年累功授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充阿速拔都達魯花赤二十六年大軍與海都相持於沂海山敵勢甚盛我軍乏食其母乃咬眞輸己帑及畜牧等給軍食世祖嘉之大德四年卒子斡羅思官隆鎮衛都指揮使其時阿速氏有也知樞密院事福定兄都丹右阿速衛都指揮使其時阿速氏有也烈者從國主來歸太宗時從阿塔赤充宿衛嘗以手探虎口抉其

舌而殺之由是著名後與阿塔赤並爲千戶然常從阿塔赤南北攻戰亦同死洪福之難也烈旣死子也速台代領其軍從攻揚州復中流矢死於是其弟玉哇失襲父職爲千戶玉哇失從丞相伯顏平宋又與平只兒瓦台之亂斬其將失刺察兒伯顏之擊昔里吉於斡兒塞河玉哇失躍馬亂流而渡俘獲甚眾明年玉哇失從玉木忽兒王及土土哈追昔里吉逾金山而還進定遠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世祖親征乃顏玉哇失爲前鋒合丹以兵萬人來援乃顏玉哇失敗之復從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禽乃顏并平其餘黨以功賜金帶質孫衣錢幣甚厚明年戰敗合丹有功移軍北征海都與其將八鄰帖里哥歹必里察等戰於亦必兒失必兒屢挫其眾命從皇孫以鎮金山復屢破之海都乃使禿苦滅領精兵三萬人直趨撒刺思河欲據以覆我師玉哇失帥善

射者三百人守其隘注矢以待竟全軍還懷甯王臨邊海都復入兀兒禿玉哇失敗之獲其駝馬器仗以獻時札魯花赤亨羅帖木兒被困於小谷王命玉哇失援出之王寵獎有加王南還以玉哇失殿敵遂不敢近因留戍賜以金察刺二玉束帶渾金段各一仍賜穧米七十石使爲酒以犒其軍及察八兒請和乃還進鎮國上將軍賜鈔五萬貫在衛舍不疾卒子亦乞里歹襲千戶亦乞里歹卒子拜住襲又阿速諸城酋長有曰阿兒思蘭憲宗西征時與其子阿散真迎降阿散真及弟捏古來均以戰死捏古來子忽兒都答爲管軍百戶子忽都帖木兒至大時爲左衛阿速親軍副指揮使

李惟忠其先西夏國王也以居賀蘭於彌部亦稱於彌氏或亦稱烏密氏太祖征河西夏主子守元納刺城城陷不屈死時惟忠方

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哈撒兒王王留養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從征伐有功王以爲淄川達魯花赤佩金符惟忠子恆字德卿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中統三年命恆爲尚書斷事官恆以讓其兄李璮反恆從惟忠棄家入告變璮怒繫恆獄璮誅始出授淄萊路奧魯總管佩金符改益州淄萊新軍萬戶從圍襄陽攻樊城恆先登焉丞相伯顏伐宋捨郢州趨藤湖以恆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恆射宋制置使夏貴子松殺之鄂漢下恆從伯顏俱東俄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恆還從右丞阿里海牙守鄂州時豪民聚眾作亂阿里海牙令恆討之恆按兵而諭使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虜掠饋獻充積一無所受復從禽高世傑江陵降以恆鎮守徙常德有詔三道出師以恆爲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宋都帶出江西圍隆興轉運使劉槃請降恆覺

其詐備之槩果以銳師突至擊殪之槩乃降宋益王立閩中郡縣豪傑多起兵應之恆遣將破吳浚兵於南豐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恆復遣將敗之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進克之元帥府罷遷江西宣慰使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言宜發天祥祖父墓恆曰王師討不服耳豈有發人先墓者乎乃發兵援贛而自帥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子降其眾二十萬尋詔與右丞阿里海牙左丞董文炳合兵擊益王眾議宜趨福建恆曰不可諸軍皆在福建彼必竄廣東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皆遁去拜江西參知政事衛王昺復立於礪州詔拜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副張宏範往平之恆帥師入廣州會宏範兵蹙衛王於崖山衛王溺死事具

宏範傳嶺海既平進拜荆湖左丞唆都伐占城詔恆給餉械冒瘴病而還詔復命從鎮南王脫歡征安南結筏渡海奪天長府安南空其國航海遁恆追襲於海洋敗之幾獲其世子恆建議安南不可久居宜分兵急定其地眾謂安南且降計遂不行既而盛夏疾作安南增兵轉盛遂引兵還恆殿追者以毒矢射恆中膝至思州卒後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愍累贈推忠靖遠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滕國公子散木飼一名世安官江西平章政事散木飼弟囊加真一名世雄益都船萊萬戶遜都台一名世顯同知湖南宣慰司事散木飼子峴一名辟徹干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嶼一名辟徹禿益都船陽萬戶初河西李楨字榦臣亦西夏國族子也始以經童入選入爲質予以文學得近侍太宗賜名玉出干爲必闔赤從曲出太子下河南及都元帥察罕下淮甸授前軍行中元書

書省左右司郎中佩金符佐行省楊惟中訪察儒士建言爲制宋之要定宗嘉之賜虎符擢襄陽軍馬萬戶憲宗召議軍事於合州卒其時高麗王綽國王噉之諸子也亦以質子入朝授高麗軍民總管佩虎符卒子阿刺帖木兒襲阿刺帖木兒從征日本卒於軍弟兀愛襲兀愛從征乃顏合丹俱有功立總管高麗女眞漢軍萬戶府以兀愛爲總管府兼瀋陽安撫使佩三珠虎符卒

趙與芮宋主昀之母弟也爲宋主禮父初嗣榮王改封福王拜太師武康甯江軍節度使知紹興府瀛國公累之降丞相伯顏並以與芮入朝世祖命有司輦與芮家資之在杭越者至京師付其家至元十五年詔降授與芮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初丞相伯顏方渡江趙與票者宋宗室子也字晦叔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詣軍門上書伯顏力陳孟子不嗜殺人之義且乞全

其宗黨伯顏言其賢於朝召入見與票幅巾深衣言宋敗亡悉權奸所致詞旨激切世祖爲之感動擢爲翰林待制十九年狂人有讟言興故宋者故丞相文天祥以此見殺中書省由是言瀛國公及與芮與票宜並徙居上都帝念與芮老留之大都與票亦不行惟發遣瀛國公給之衣糧其後與芮以壽終子孟桂襲平原郡公瀛國公更名完普學佛於土蕃號木波講師潁州盜起徙置沙州卒與票遷翰林直學士轉侍講有忠讐名嘗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邱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爲帝不以爲忤二十七年京都霧四塞明年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害蓋深譏切桑哥也桑哥敗平章政事不忽木亟稱其志操而言其貧窶帝憶其指權臣爲虎也賜之鈔萬三千貫並歲贍其妻子累遷翰林學士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以終養大德七年卒贈通議

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趙孟頫字子昂宋主脊兄伯圭之元孫也伯圭賜第湖州遂家焉孟頫以父蔭補官試入等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力學至元二十三年南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遺逸以孟頫入見帝喜其神采煥發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居左右帝不聽也明年復立尙書省命孟頫草詔帝歎其工尋詔孟頫同百官集刑部議法眾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今距始制鈔時二十餘年相輕重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然則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審矣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時升降不大相遠也故以絹計贓適中之道也計鈔抵法疑太重也時國人以孟頫南人年少輒譏國法遂責孟頫以爲沮至元鈔孟頫曰今中統鈔虛故

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耶且法者人死所係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故不敢不言於是帝滋欲大用孟頫而格於國人言授兵部郎中至元鈔滯不能行詔與尙書劉宣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命之罪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出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譖孟頫不顧也平江路總管趙全爲王虎臣劾卽命虎臣往按葉李執奏不聽孟頫進曰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適地大震武平尤甚帝駐蹕龍虎臺遣尙書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馳還召翰林集賢兩院詢致災之由是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鉤攷天下錢穀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則發兵捕之然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五行傳爲對莫敢譏切時政孟

頫與阿魯渾薩里善因勸之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帝從其言已具詔而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今天下多逋負者率其人死亡也竊謂及時除免之爲便否則恐有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尙書者矣亦當爲丞相深累也桑哥悟民始獲蘇是時孟頫又以言牖徹里使言明年徹里遂盡發桑哥罪惡被誅語在徹里傳亦用孟頫之謀也尙書省旣罷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談及治道一日帝問汝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朕皆知之太祖行事多可取也孟頫自念久在帝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遂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數歲以脩世祖實錄召還命書金字藏經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卽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

累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嘗稱許之以爲李白蘇軾之倫也又嘗言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皆人所不及有閒之者帝若不聞至有上言孟頫不宜與聞國史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之館閣典守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知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之貂衣至治二年卒贈魏國公謚文敏著述具藝文志孟頫書天竺僧數萬里求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亦皆名蹟妻管氏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雍字仲穆歷昌國海甯二州翰林待制同郡王蒙孟頫甥也字叔明以家黃鶴山下號黃鶴山樵蒙列於畫苑四家後降明被誅

論曰元初若拓跋氏收諸部長子弟而羽翼之遂至於厯古所未闢其後奄有大梁進夷臨安亦周隋卷鄴下江表之比也夷攷其

時獨金源氏之後無聞其翦滅之無噍類耶何其酷也趙氏鶴鷩燕臺與芮與栗皆以老不足取忌孟頫名最高往往以遜退幸而得脫族類之限別甚矣哉雖然元以疏忌南人而亡何必其一姓再興乎故宋藝祖有云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古今之名論也

劉景崧

尹鑑 刊

楊啟愚

門人曾傳瀚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六

元書卷五十七

邵陽曾廉譏

塔出董文炳張宏範李庭忙兀台昂吉兒列傳第三十二

塔出或曰行省都元帥察罕之後也父曰布兀刺塔出少孤善騎射入侍世祖占對稱旨得賜寶貨衣物復給以察罕食邑賦稅之半並還其所俘逋戶數歲降金虎符授山東統軍使鎮莒密膠沂鄒宿卽墨等城設方略謹斥堠宋人不敢北嚮改僉行樞密院事數攻下瀕淮堡柵略地漣海虜獲甚眾徙僉淮西行院乃同副使阿塔海城正陽以扼淮海宋將陳奕帥安豐廬壽等兵數撓其役塔出選精銳日數十戰奕走卒城正陽宋人復造戰艦於六安欲攻正陽塔出知之遣騎兵往焚其艦餽久不濟潛取安豐麥以餉軍宋兵壁橫河口塔出將奇兵大破之時朝議大舉伐宋建荆

湖淮西二行省而以合答爲淮西左丞相塔出董文炳參知政事
塔出卽帥師攻安豐廬壽等州會宋淮西置制使夏貴帥舟師乘
淮溢以圖正陽塔出還救道潁州夜擊破宋兵之攻潁者旦卽長
驅突圍以入正陽已乃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
流皆殊死戰宋軍大潰斬首數千級奪戰艦五百其秋行省復爲
行院塔出引兵渡淮屯廬揚間明年從丞相伯顏破宋軍於丁家
洲遂入建康丹徒江陰及常州皆望風迎降謀告揚州人將夜襲
丹徒塔出乃設伏於西津以待之揚州軍果至大敗之復參知淮
西政事遷江西都元帥征廣東廣東平加賜雙虎符爲江西宣慰
使宋益王是廣王昺走保嶺海復改江西宣慰司爲行省遷塔出
爲江西左丞治贛州張宏範之進兵嶺海塔出留供軍實初江西
甫定帝命隳其城塔出卽表言豫章諸郡皆瀕江霖潦汎溢無城

必至墊溺不可隳乃止塔出所至皆禁侵掠撫瘡痍練士卒備姦
宄宣布恩信境內帖然降附之初有謀叛者塔出曰此撫治乖方
之所致也瑞州張公明憇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曰師夔旣
備相位復何望若使之驚疑是反生異謀也卽斬公明而後聞帝
善之至元十七年入朝薨於京師妻蔑里氏以貞節旌門子曰宰
牙襲爵位江西宣慰使曰必宰牙位征東左丞妻曰牙倫泰安王
博羅渾女亦守義有賢行

董文炳字彥明父俊有傳文炳幼警敏強記俊卒年始十六任爲
亳城令亳城貧重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文炳出私穀數千石與縣
復以田廬代民償貸錢供軍興者而籍縣閒田以與貧民朝廷初
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令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由是
賦斂大減民皆完富文炳又明於聽斷他縣有訟不得直者亦詣

文炳求決文炳時上謁大府旁縣人皆聚觀之然竟以不能曲事
府自免會世祖征大理文炳因帥四十六騎以從及至土蕃人馬
多踣惟餘二人徒步以進世祖聞使者言乃使其弟文忠解馬載
糧糗以迎焉由是知文炳忠壯久之復從世祖伐宋宋兵堅守陽
邏堡而陳師江中軍容甚盛文炳以輕師先犯敗之世祖聞勝扶
鞍起立樹鞭上指曰天也師遂渡江而憲宗崩世祖還卽位文炳
爲燕南諸路宣慰使遷山東東路宣撫使以新立侍衛親軍宜擇
帥乃授文炳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從哈必赤大王破李璮於濟南
王以其降卒分配諸將陰使坑之文炳啟王以爲不可事遂已帝
卽命文炳爲山東路經略使帥親軍以行文炳至益都則留兵於
外而從數騎衣冠以入居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之庭慰撫
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帝旣懲璮亂欲潛銷方鎮權於是以文炳

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文炳造戰
艦五百習水戰豫謀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皆列柵築堡焉帝嘗
召文炳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
宜使河北耕以供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
南削籍爲民事之便者也又請頒將校俸錢帝皆從之又改山東
統軍副使治沂州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
縣所移文眾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
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
耀來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從副
使阿塔海僉事塔出築正陽兩城進拜參知政事會霖雨水漲宋
將夏貴帥師來攻僞去復來流矢貫文炳左臂著脅幾殆明日水
入郛文炳令士卒卻避夏貴乘之壓軍而陣子士選代文炳督戰

文炳復自起裹創以出及阿塔海塔出合戰貴遂敗去俄命從丞相伯顏伐宋文炳攻降和州進與平章政事阿朮大破宋將張世傑於焦山伯顏令分三軍以向臨安文炳居左將舟師由江並海出澉浦宋防海義民張瑄以海舶五百降遂會伯顏於皋亭山文炳知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洵乃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於是宋主遂降伯顏入觀詔留務悉委文炳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來招宋士文炳因屬磐以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歸國諸貴人皆有賂檢其籍獨無文炳名伯顏亦奏臨安之克文炳功多帝曰吾固知之乃進位左丞文炳尋進兵台溫逾閩嶺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適帝欲親將北征乃急召文炳還至上都文炳請擐甲北驅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弄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自今中書省樞密

院皆咨卿而行文炳頓首辭謝不許卽疾馳至大都時平章政事阿合馬恃寵大爲姦利聞文炳奉詔涖省院便宜處事則深憚之乃前筆請署中書案文炳固不署或問故文炳曰上所付者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也逾歲文炳以疾請解機務帝命其遷上都藉高寒以養疾更命兼僉書樞密院事天壽節賜宴帝命文炳上坐諭宗室大臣曰文炳功臣故宜坐此疾甚賜御醫診視臨薨曰吾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帝聞悼痛命文忠護喪葬橐城令所過有司以禮祭弔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

士選字舜卿幼從文炳居兵閒畫治武事夜輒讀書不輟焦山之戰士選戰甚力追至海而還張瑄之降也伯顏聞士選單舸諭之因奏其功得佩金符爲管軍總管宋平擢前衛親軍指揮使士選以讓其弟士秀於是帝乃以士選同僉湖廣行樞密院乃顏大王

反伯顏奏宜以李庭及士選將漢軍從征卒敗乃顏數歲進中書左丞行省江浙聽辟僚屬時烏馬兒蔑里以黨桑哥爲姦利且死詐言所遣舶商海外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繫斯人之存亡也遂正其罪成宗卽位改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復拜江西左丞禽僞立名號巨盜劉季然未嘗上功但請黜貪墨數人而已廷議多其不伐改南臺御史中丞尋代不忽木爲御史中丞劉深出征八百媳婦右丞相完澤實主其議左丞相合刺合孫諫不聽士選乃率同列爭之帝亦不聽未幾深以賄召變帝曰董二哥言驗矣世祖嘗以大哥呼文炳故帝以士選爲二哥也久之出爲江浙右丞遷汴梁平章政事又徙陝西士選生平自許忠義性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通餽獻惟敬賢禮士甚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旣又師事吳澄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及

遷爲南臺乃招汲子集與俱又得范檉等數人後皆以文學顯士選有兄士元在忠節傳子守忠仕至雲南參知政事守愍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張宏範字仲疇父柔有傳宏範善馬槊頗能爲詩歌年二十兄宏略上計行在宏範攝總管輒杖遣蒙古軍之肆虐者由是知名授御用局總管改行軍總管從哈必赤大王討李璮於濟南宏範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避宏範宏範曰賊以我營險故示弱必以奇兵來襲我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濠開門待之夜令浚濠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其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璮旣平宏範與宏略皆以大藩子弟例罷踰歲帝念宏範濟南功復授爲順天管民總管佩金虎符移守大名宏範以便宜免其民被水租稅朝廷責其專擅宏範力陳寬民

以實國之義帝善其知體遂不問遷益都淄萊行軍萬戶以軍李
璮所練勇悍須宏範以制也宏範受命帥其軍從都元帥阿朮圍
襄陽戍鹿門堡宏範窺圍未合進議曰國家規取襄陽爲淹久之
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漲送衣糧入城我不能
禦又其境南接江漢歸峽商旅士卒往來自若豈有自斃之時
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庶幾可坐而困也帥
府用其言乃城萬山移宏範戍之由是襄陽日困宏範復上策宜
先破樊城以斷襄援與參知政事阿里海牙議合遂下襄陽丞相
伯顏大舉伐宋宏範從踰漢至江伯顏東下摧宋丞相賈似道軍
於蕪湖宏範實爲前鋒伯顏遂長驅至建康賞軍而宏範後伯顏
曰汝何後也對曰臨敵不敢後受賞恥居先也伯顏爲之俯首尋
復從平章政事阿朮敗宋將姜才於揚子橋破張世傑於焦山遷

亳州萬戶賜名拔都魯大軍入臨安宏範從左丞董文炳自海道
會伯顏於近郊臨安平論功授江東宣慰使宋樞密張世傑陸秀
夫復立廣王昺於厓山閩廣響應諸將不能克帝悉宏範才乃命
爲蒙古漢軍都元帥屬以平宋遺族宏範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
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爾父與察罕之事乎師破
安豐察罕不從汝父言留軍置守遂復屬宋汝父深悔恨良由委
任不專故也今付汝大事無使汝有父之悔遂賜錦衣玉帶宏範
又辭而請劍甲帝復賜之宏範乃請李恆爲己貳遂自揚州選將
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進拔漳州獲宋左丞相文天祥於五坡嶺
送入京師遂直指厓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
壁也會李恆自廣州至師宏範乃與畫圖定計恆軍其北宏範自
軍其南戒軍士須樂作乃戰恆先乘潮進擣其柵索絕世傑猶力

戰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宏範亟擊大敗之陸秀夫遂抱其主昺沈於海世傑遁去無何風壞舟於海陵港亦死嶺海悉平磨厓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其歲入朝以瘴癘得疾遂卒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至大四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易謚忠武延祐六年進贈保大功臣淮陽王又謚獻武子珪自有傳

李庭小字勞山本蒲察氏金人也金末改稱李氏徙家濟陰又徙壽光至元六年以材武選隸軍籍權管軍千戶從圍襄陽數跳盪決戰並設伏禽其驍將襄陽平以功授金虎符爲管軍總管丞相伯顏伐宋自黃家灣趨藤湖達漢宋人築堡黃家灣設守備甚固庭與劉國傑先登拔之進攻沙洋新城礮傷左脅破其外堡復中礮墜城下矢貫於胸氣垂絕伯顏命剖牛腹溫之良久乃蘇以功

授益都新軍萬戶師次漢口宋將夏貴鎖戰艦截江軍不得進乃用庭及馬福計出沙蕪口入江武磯堡四面皆水庭決其水而攻之大軍渡江武磯亦破復從破宋軍於丁家洲宋兵斷真州江路庭焚其舟二百擊走其護岸軍諸軍攻常州庭鏖戰奪北門而入宋主旣降伯顏命庭等護其內城收集符印金寶卽令庭與唐兀歹等防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喜爲錫大宴坐庭左手諸王下百官上賜金百錠金珠各一襲仍諭之曰劉整不曾坐此今寵卿殊禮以彰卿功當傳至子孫不忘也尋命以其子大椿襲萬戶別降大虎符爲漢軍都元帥往征朔方庭至哈刺和林晃兀兒越嶺北與撒里蠻戰敗之移軍河西擊走大名王禾忽追至大磧而還河平王昔里吉及脫脫木兒入犯庭從丞相伯顏之師禦之於斡兒塞河大敗其眾復會諸王納里忽渡塔迷兒河進擊其黨兀斤朮台

玉木忽兒等破走之入朝賜以益都居第單河官莊拜福建參知政事進左丞與右丞范文虎等航海征日本以颶風壞舟棄師平壺壘而還事已具文虎傳二十四年乃顏大王反召至上都命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至撒兒都魯時後軍未集而塔不歹以兵六萬來逼乘輿號十萬帝乃用司農卿鐵哥計張蓋從容宴飲以疑敵問庭曰彼夜當何如庭曰遁耳乃引壯士十人持火礮夜入其陣礮發果驚潰庭及玉哇失洪重喜等乘而蹴之死者甚眾帝因問庭何以知之對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以奇兵取之是以知其將遁也帝大喜賜之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二萬從臣便宜用之乃顏可擒也帝難之而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蒙古軍並進遂縛乃顏以獻加遙授中書左丞復命同樞密副使合答討合丹大王屢戰弗克明年又同玉昔帖木兒

進擣黑龍江庭復選銳卒潛負火礮夜泝上流發之合丹馬皆驚走大軍潛從下流畢渡合丹倉卒不能禦遂走死拜尙書左丞商議樞密院事庭因奏漢軍宜以次番上帝從之著爲令海都久未平軍中少馬庭請括馬得十一萬匹大賴其用進平章政事提調諸衛屯田世祖崩成宗眷遇特厚大宴仍坐世祖所命之次詔整點江浙軍馬五百三十二所還朝成宗親授以衣慰勞之懷甯王出鎮北邊庭請從行成宗閔其老不許依前官復兼後衛親軍都指揮使詔北征海都至野馬川而還俄傳旨拘漢軍馬濟北軍而焚其鞍轡行糧庭遂感憤致疾詔內醫視之特降旨存護其家大德八年薨武宗時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益國公諡武毅子大用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大椿兄也弟大誠襲後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征乃顏合丹者復有伯帖木兒

伯帖木兒欽察人也至元中充哈刺赤入宿衛累官左衛親軍都指揮僉事屬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北征乃顏敗其眾於忽爾阿刺河又追敗之於海刺兒河乃顏既禽復敗其餘黨於札刺馬禿河窮追至夢哥山會李庭軍禽塔不歹金家奴以還既而合丹復反寇遼陽伯帖木兒從乃蠻台王連敗之於烏木站於兀刺河渡河又連敗其黨阿兒禿八刺赤於帖麥哈必兒哈又進敗合丹於明安倫城又北至忽蘭葉兒與阿兒禿一日三戰走之至帖里揭爲合丹所敗眾軍皆潰伯帖木兒身中三十餘矢明年帝親征駐蹕兀魯灰河伯帖木兒復從玉昔帖木兒擊敗合丹之師於貴烈河禽其駙馬阿刺罕尋別將擊敗忽都禿干於霸郎兒遂徇納兀河以東招降逆黨及水達達千餘戶既而海都謀擾邊伯帖木兒禽其黨伯顏會立東路蒙古軍上萬戶府乃以伯帖木兒爲上萬

戶佩三珠虎符復追合丹入高麗至鴨綠江戰失利頃之乃蠻合薛闔干兵至伯帖木兒以百騎追合丹虜其妻孥時合丹尙有八騎伯帖木兒惟三騎耳又皆重傷獨伯帖木兒以單騎逐之日暮合丹入山谷閒遂失所在論功以金帶衣服鞍馬弓矢銀器賜焉師還襲破濟南王也只里於濠來初伯帖木兒嘗戍其境不知其通叛王也旣悉其反覆兩端故遂討之事已具烈祖四王傳忙兀台亦曰孟古岱曰忙兀帶達兒部族也祖塔思太祖時火兒赤從太宗定中原爲東平路達魯花赤位嚴實上分東平種田戶七百父鐵里哥襲職授行軍萬戶忙兀台事世祖爲博州路奧魯總管改鄧州新軍蒙古萬戶佩金虎符治水軍於萬山南岸焚城之克忙兀台功在諸將右復從丞相伯顏南伐攻沙洋堡先登焚其樓橹破之平章政事阿朮雪夜渡江忙兀台從復從伯顏擊

破宋丞相賈似道軍於丁家洲進同宋降將范文虎諭降無爲沿江諸戍宋平授行兩浙大都督府事與范文虎同鎮臨安逾年改閩廣大都督行都元帥帥師與江西左丞塔出追宋二王至漳州師還福州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歷左右丞遷江淮平章政事時有讒宋降將陳義謀反忙兀台攜義入朝明其無罪且爲乞爵從之旣而人言其當代帝曰忙兀台通曉政事亦可代耶卒以言者召赴闕封其家貲遣使按驗無狀拜行省左丞相還鎮忙兀台以方征日本奏言販鬻私鹽者皆海島游民可募爲水工役旣罷復請以戰艦付海漕又言省在杭州其兩淮江東財賦軍實旣南輸至杭復自杭北輸京師展轉不便請移省治揚州又言淮東近地宜置屯田歲入糧以給軍而以其餘餉禁旅帝悉從之詔江淮管內悉聽節制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令有司遣還忙兀台言其

不可遂止閩粵盜起詔與不魯迷失海牙合兵討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宜選將帝曰忙兀台往無慮也未幾而賊平屢以病乞休乃召還復命爲左丞相兼樞密院事出鎮江西踰月薨忙兀台極蒙寵眷然因是專愎自用平章政事不憐吉歹言其變亂伯顏阿朮成法帝屢戒飭之而忙兀台惟務蔽帝聽內結權奸外庇僧黨旣爲丞相則奴視同僚丞參以下皆跪起言事又請以御史臺隸行省帝集羣臣議不之從忙兀台尤深忌行臺中丞劉宣誣以罪迫致之死尤公議所不與云子李蘭奚襲萬戶亦列赤亦曰亦刺出累官御史中丞延祐五年拜右丞兼宣徽使尋進平章政事英宗卽位罷爲翰林學士承旨燕鐵木兒謀立文宗亦列赤及右丞趙世延通政使塞食俱以本官分典機務文宗卽位仍以爲中丞兼太禧院使尋進御史大夫改太禧宗禋使至順元年復平

章政事命兼瀋陽路安撫使賜金虎符薨

昂吉兒唐兀氏甘州人也世爲西夏將家父曰也蒲甘卜或曰也蒲其氏也太祖十六年甘卜率眾來歸太祖以其軍籍入蒙古仍以甘卜爲千戶領之從國王木華黎出征卒昂吉兒襲領其軍至元六年授金符以千戶略地淮南時國兵南行馬當暑往往疥癟昂吉兒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病良已由是馬病者率以屬焉歲以萬數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兒將兵馳斷其汲道因上言河南與宋接境時有宋患唐州東南皆大山信陽在大山南直九里武陽平靖五水等關宋兵必經諸關以入信陽實在咽喉守禦莫急焉往年金亡朝廷得壽泗襄郢而不留兵守卒使宋得之請城信陽以扼宋詔卽以河西軍城信陽授昂吉兒信陽萬戶佩金符分木花里及阿朮所將河西兵益之大軍伐宋阿朮戰淮

東昂吉兒駐兵和州以圖淮西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兵四萬攻和昂吉兒誅其內應而潛兵出千秋澗塞其歸路因出城奮擊大敗之將遂攻廬州貴使人來欵師尋舉所部降事在貴傳昂吉兒旣平廬州以爲淮西宣慰使宋丞相文天祥復起兵海道舒民張德興應之襲破興國德安諸郡還據司空山昂吉兒攻破之會湖廣軍攻拔黃州斬德興而執其三子以獻江南初平官制草創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名器尤濫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省舉薦超授宣慰使甚眾民不堪命昂吉兒入朝具爲帝言之帝驚謂姚樞等曰此卿輩所知而不爲朕言昂吉兒顧言之耶卽命與平章政事合伯左丞崔斌翰林承旨和禮霍孫符寶奉御董文忠減汰之選曹以清昂吉兒又以兩淮倅於兵革荆榛蔽野請立屯田以給軍食帝從之旣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

眾今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搖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公楠復以爲言帝乃遣數千人卽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加河南參知政事淮西宣慰使都元帥歷進左右丞皆兼淮西使帥如故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督軍征之昂吉兒上疏其略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旣而師果無功昂吉兒屢爲直言雖帝怒甚其辭不少屈然昂吉兒專淮關二十年操制兵民縱盜出沒淮海通納賄賂淮西按察使姚天福糾之昂吉兒坐是黜事具天福傳元貞元年卒子昂阿禿充速古兒赤從征乃顏有功命襲父職爲廬州蒙古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復與討平宋隆濟還廬州以私財築室百餘間以居軍士之貧者當時

稱之昂阿禿弟暗普仕至海南海北廉訪使暗普子教化的襲千戶

論曰塔出諸人皆麾戈負矢橫行江海其亦觥觥雄武者乎塔出善撫遺黎文炳宏範有功而不伐器足以勝之矣李庭致疾憤起漢軍亦未得謂之私也忙兀台昂吉兒有初而鮮終殆與坤六三異哉

門人李邦楨

刊

門人胡贊猷

刊

門人曾毓善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七

元書卷五十八

邵陽曾廉譏

楊高張闔李三王暢列傳第三十三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也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見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奐奐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未舉進士不第乃作萬言書陳時事未及上而歸隱居鄖縣講道授徒學者稱紫陽先生太宗五年崔立以南京降奐微服北行冠氏帥趙天錫延致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南京載書來者因聚而觀之東平嚴實聞其名數問行藏奐未嘗一詣也九年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中試諸道士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令耶律楚材楚材器之奏授河南路徵收稅課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

非所長又况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益善之矣既至招集一時名士與議政事約束簡易按行境內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矣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逾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爲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憲宗二年世祖藩秦驛召喚參議京兆宣撫司事屢上書得請而歸五年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年七十謚曰文憲奐博覽強記作文光明俊偉務去陳言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業而喜周人之急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著述具載文志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也少在金世早以文學知名河東元好問上

書薦之於金不報憲宗時皇弟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名遣使者三輩致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亟稱善卽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卽位賜誥命金符已而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其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論薦諸多稱職時論咸稱其知人然是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立三省鳴復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傑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立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

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故門下省屢議立而終不行世祖入鳴之言也川陝盜起行省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也臣謂害仁政甚大帝令速止之鳴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天大寒高侍御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九年遷吏禮部尙書十一年卒著述在藝文志張孔孫字夢符東平萬戶府參議澄之子也澄事在文苑傳初澄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而孔孫生遂以名之孔孫早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事官時金太常樂工流寓東平至元三年徐世隆請因登歌樂增設樂舞於是詔徐世隆爲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師肆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爲椽安童爲丞

相尤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爲南京總官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孔孫言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許其自新俾效戰贖死朝議采之遷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墓而火其家焚死者三人有司以眞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累拜行臺侍御史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顥政十年迎合者往往驟進靜守故常始終如一者獨劉宣張孔孫二人可尙也乃除宣吏部尙書而孔孫爲禮部侍郎尋進本部尙書累遷僉河南江北行省事成宗卽位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孔孫大興學校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於太后者孔孫上言宜悉還細民從之遷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薨孔孫上封事言和禮霍孫可復相會地震召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略言蠻夷諸國不可

窮兵遠討濫官放譏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
鬻寶貨不可不爲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糜財用上下豪侈不可
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
嘉納之賜鈔五千貫孔孫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
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罷革州縣之職必當遴
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官吏祿俸宜量爲增給又言宜修
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曲阜孔廟灑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
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謚
皆切於時久之請老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德十一年卒年七
十五孔孫又善騎射而工琴能畫山水竹石人益慕思其風致焉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川人也祖衍仕金歿王事父忠避兵高
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風儀弱冠入東平學師

事名儒康煜煜字韞之高唐人金正大進士嚴實聘爲詞林祭酒
者也憲宗九年辟復行臺掌書記至元六年擢御史掾八年王磐
薦爲應奉翰林文字選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都賦應
制詩二篇意寓諷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可不用乎居
數歲遷翰林修撰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召爲翰林直
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之法久之遷翰林學士帝
每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復具草以進未嘗不稱善也二十八年出
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先是桑哥專國命翰林撰輔政碑復承詔
爲之辭桑哥敗碑踣復亦坐免成宗卽位以舊臣召入朝賜重錦
玉環白金除集賢學士元貞元年復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
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冢戶爲有司併入民籍宜復
之其後詔給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頃之

以星變復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也又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之以貸貧民後多采用大德元年仍爲翰林學士賜楮幣萬貫合刺合孫之爲丞相帝密問復復亦密啟焉拜翰林學士承旨武宗卽位復首陳三事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才言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上書乞骸骨帝以其篤老許之給半俸終其身時仁宗居東宮重其去賜以重錦俾百官祖都門外及卽位遣使召之以疾辭皇慶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康著述具蓺文志初憲宗五年東平行臺嚴忠濟招集諸生迎元好問校試其文復與徐炎李謙孟珙俱膺選而復爲首孟珙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也以選辟掌東平行臺書記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從丞相伯顏伐宋授行省郎中與其計畫宋降得

其國璽十二枚伯顏將親封之珙曰此自有主者非所宜親一有不謹恐異日姦人妄相污染無以自明也乃止珙與翰林學士李槃盡籍宋祕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圖書浮海北還遷嘉興路總管佩虎符擢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卒贈宣忠安遠功臣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魯郡公謚曰文襄徐炎字子方號養齋東平人至元中爲陝西行省郎中累拜浙西肅政廉訪使爲政清簡禮賢下士意致高邁東南人士重之仕至行省平章政事卒謚文獻同時又有尤玘吳人字元長亦以省掾累官江浙平章政事大司徒魏郡公長身美髯篤好文史意致不凡時皆以爲才略過人也著述在蓺文志

李謙字受益東平西阿人也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爲賦有聲膺行臺選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時

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修謙辭曰家非甚貧奈何聚貨自殖乎會其弟子王構當官翰林請以授謙而學士王磐亦以謙薦遂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稍遷待制扈從至上海賜以銀壺藤枕至元十八年遷直學士爲太子左諭德郭守敬等撰授時秆成命謙爲秆議發明其說語具秆志二十一年謙與夾谷之奇條陳十事上之皇太子曰正心睦親崇儉幾諫戢兵親賢尙友定律正名革弊皇太子薨世祖復命傳成宗於潛邸所至謙皆從之轉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嘗飲坐便殿飲以蒲萄酒命三近侍扶掖以出曰恐其不勝也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成宗卽位驛召至上海授翰林學士元貞初復引疾還大德六年召爲承旨至大時仁宗在東宮召爲太子少傅皆不至仁宗卽位召舊德十六人謙乃力疾見帝行在疏言九事曰正心術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選

賢能以居輔相之位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興學校以廣人才之路頒律令使民不犯練士卒居安思危至於振肅紀綱糾察內外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深明治體不事苛細者爲之皆嘉納焉遷集賢大學士致仕賜銀幣歸卒於家年七十九謙於學無不通而文章純古不尚浮巧自號野齋學者宗之稱曰野齋先生詔名其鄉曰尙德鄉於其故居立野齋書院設山長以掌其祀事謙子侃官至大名路總管夾谷之奇字士常滕州人歷行省左右司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累官左贊善大夫事皇太子於東宮屢有陳誨顧遇甚優爲文章簡嚴有法同時又有宋衛者字宏道潞州長子人歷翰林修撰太常少卿以耆德召見東宮侍講經幄皇太子江西分地當署守令皆命衛銓舉自秘書少監改太子賓客至元二十

三年卒又有廣平王倚字輔臣弱冠入侍明孝太子於東宮拜工部尚書改太子家丞數歲從皇孫出鎮懷孟帝目之曰倚修潔人也未幾召還拜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贈太原郡侯謚曰忠肅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也父天鐸仕金戶部主事惲少好學善屬文史天澤將兵過衛待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以選至京上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尋兼中書左右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爲監察御史論事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晏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暴其奸利又言晏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晏遂憂死權貴側目九年授平陽總管府判官十三年奉命試儒士於河南累拜行臺治書侍御史不赴十八年惲

進承華事略於明孝太子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明分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審官凡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降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禮不當如是耶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張九思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之命諸皇孫傳觀其書明年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還衛二十二年召爲左司郎中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剝眾利已未有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浼况可近乎二十六年擢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污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荆營屋以居之然惲每謂爲治之本在得人乃上疏言福建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

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躪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行省官尙缺臣謂宜特選清望之臣文足以撫綏黎民武足以折衝禦侮者爲之庶治安有期也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惄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戶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今明亮又酷於華况其地溪山之險東擊西走招之不降攻之不克竊謂宜專命重臣選精兵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居官逾二歲召至京師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拜翰林學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元貞元年命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修世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二年賜鈔萬貫乞致仕不許五年再請退遂授其子公儒爲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秘書郎八年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太原郡公謚文定諸著述具載文

志張九思者字子有宛平人至元十三年以工部尙書兼東宮都總管府十九年千戶王著矯皇太子命殺阿合馬九思與同知都總管府事高觿覺其姦執之語在阿合馬傳高觿字彥解渤海人九思後遷詹事丞至平章政事大司徒觿遷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至河南宣慰使九思有學行能啟沃明孝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宜以輔成皇孫其後成宗受皇太子寶遂登大位九思本謀也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也幼師秀容元好問旣長張德輝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曰汝何由知王思廉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欲殺魏徵長孫皇后進諫事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衍其說每侍讀帝命蒙古

親臣玉昔帖木兒宣徽使月赤察兒御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咸聽焉帝御延春閣大賚羣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乎遷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殺阿合馬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矣反矣何謂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卽對曰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明年進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疾賜御藥扈蹕失馬給內廄馬五匹玉帶被盜更以御帶賜之明孝太子在東宮思廉進見曰殿下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常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太子然之太子嘗欲買甲第賜

思廉思廉固辭數歲改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乃顏大王反帝親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晁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盍爲上言之貞見帝遂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此言貞對曰思廉之言也帝嘉之遷樞密院判官成宗卽位遷翰林學士以病歸大德三年起爲工部尚書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歷大名路總管集賢學士武宗立仁宗在東宮以爲太子賓客及卽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資德大夫河南右丞上護軍恆山郡公謚文恭同時堂邑焦養直無咎亦爲典瑞少監入侍帷幄從容開納成宗時進講通鑑因以規諫詔傳太子拜集賢學士至大元年遷大學士致仕卒贈資德大夫河南右丞謚文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也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

書記劉秉忠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先下詔讓之命構具草以進世祖大悅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取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京師遷應奉翰林文字構言臣幼受業李謙今謙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授謙明年始受之尋遷修撰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拜司徒辟構爲司直阿合馬敗和禮霍孫爲丞相更張庶務構多與其謀厯吏禮部郎中慮囚河南多所平反遷太常少卿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尋以治書侍御史召桑哥害其能俾與翰林承旨不忽木檢覆燕南錢穀督其逋負期盈月復命及歸宿盧溝驛度已逾期禍且不測謂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不以累公也會桑哥誅乃已改翰林侍講學士世祖崩謚冊構所撰也成宗以爲翰林學士纂修實錄命參議

中書省事有陳利便執政將檢括增羨行之東南構卒不肯附稱疾歸東平久之起爲濟南路總管諸王從者怙勢行州縣民莫敢忤視構聞諸朝徙之北境學田爲牧地所侵者理而歸之官貸民粟歲歉而責償不已構請輸以明年武宗立召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贈大司徒謚曰文肅構練習臺閣典故喜薦引寒士前後臺省翰苑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熙字繼學厯左司員外郎命勉勵國子監擢治書侍御史泰定四年拜參知政事致和元年帝崩燕鐵木兒謀立文宗乃執平章政事兀伯都刺及士熙等皆下獄文宗立命籍其家流吉陽軍郡守聞之先爲營居城中及至惡其完美乃居於城西茅屋曰水北新居旁西南數十步築江亭以游息時事未嘗出口尋移乾甯有頃放歸東平至正中官南臺御史中丞卒贈平章政事趙國公士熙亦以文學名爲人

風流蘊藉在館閣日嘗與袁桷馬祖常虞集揭傒斯宋本以詩相唱和人比之唐岑賈宋楊劉也士熙弟士點字繼志官終僉淮西肅政廉訪司事父子兄弟俱有著述具載文志平陰李之紹字伯宗亦從李謙學厯翰林國史院編修太常博士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致仕卒構同郡王旭字景初與構及王磐稱爲三王又有王博文與構旭亦稱三王博文仕至御史中丞旭家貧力學教授四方以老之紹旭亦均有著述在載文志

暢師文字純甫襄陽南陽墟人也父訥爲汴梁幕官注地理指掌圖有詩名師文幼警敏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相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丞相伯顏伐宋選爲掾屬從定江南歸舟惟書籍而已明年編平宋事蹟上之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稍

遷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以修廟學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久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召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復出爲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以種藝法屢徙爲山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由是部內帖然大德閒以疾家居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大初與修成宗實錄賜鈔百錠不受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甚眾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收積盈屋師文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卽呼貧士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爲先生高克恭至言位不可居師文上者三卽日辭去論者謂士大夫風俗之美語在文苑傳皇

慶二年復召爲翰林侍讀學士除燕南河北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祐元年拜翰林學士復以病歸襄陽四年掌河南鄉試歸卒於襄城旅舍歸葬峴山泰定中贈資政大夫河南左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曰文肅後至正閒復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子篤仕至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論曰國初儒生有梁陟王萬慶趙著劉中陟萬慶著以講經聞中字用之屢出試士然皆本末弗具故不傳奐之言理財鳴之言設官可謂得其道矣孔孫復謙惲思廉構師文俱以廉直獲被恩遇惲構復文尤著而復以碑累非許衡謂姚燧文章爲應人之役者乎孔孫始終如一惲紓遲以避禍構能與不忽木抗直不撓又何人哉

趙貴穀

門人李邦楨 刊

門人胡贊猷

門人曾 瞽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八

元書卷五十九

邵陽曾廉譔

雷胡魏王姚申屠尙列傳第三十四

雷膺字彥正渾源州人也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嘗織紝爲業課膺讀書膺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國設科選試成儒則復其家膺弱冠與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知名史天澤鎮真定辟爲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卽位初置十路宣撫司選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中統二年翰林學士王鶚薦爲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久之累遷監察御史膺首言當正君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又斥言聚斂之臣不宜作相蓋深刺阿合馬也至元十一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逾二歲進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是時江南新

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奴隸膺出令得還者以數千計遷行臺侍御史分司湖廣江西膺劾罷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以母憂去官明年起復爲浙江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於朝發廩米二十萬石振之江淮行省以其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也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膺年六十二卽致仕而老於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卽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爲稱首大德元年卒於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參知政事護軍馮翊郡公謚文穆子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穰縣尹

胡祇遹字紹聞磁州武安人也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爲員外郎入爲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博士居數歲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煩祇遹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由是阿合馬惡之出爲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辨罪之祇遹旣蒞職竟以最聞擢河東山西道按察副使宋平轉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訴其田主謀不軌祇遹問之誣也遂反坐之十九年爲濟甯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僞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是之循其言條理之以爲定法濟甯移治鉅野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樸野祇遹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聲大著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民有父兄子弟相訟者必懇切開悟其天性不獲已始繩以法民多丕變召拜翰林學士不

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以疾歸二十九年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比御史商琥舉胡祇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儀趙居信十人皆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宜召置翰林備顧問祇遹承召亦不至明年卒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靖子持官太常博士

魏初字太初宏州順聖人也祖珪從祖璠俱金進士金主守緒時璠爲翰林修撰說武仙入援世稱其毅事在金史武仙傳璠自仙所還而金主已喪於蔡璠乃奔還故里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至和林璠論當世之務條陳三十餘事薦名士六十餘人世祖嘉焉璠卒於和林謚靖肅無子以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左丞許衡等編集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

詔帝詢知其爲璠後也甚喜卽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初上言法者持天下之平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誠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此則上下之良策也時帝宴羣臣有不能大酬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極言其失謂非所以尊朝廷定上下也語在禮樂志帝善其言卽諭侍臣後罷此舉是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由是遂免初以當時儒風未暢乃請立孟子廟優護儒戶並以鄭江死節請旌焉又請緩橈配鹽貨和僱工匠皆利於民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年輒舉一人自代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代焉出僉陝西四川提刑按察司事厯治書侍御史江

西提刑按察使南臺御史中丞卒初少嘗問學於元好問故爲文簡而有法著述在藝文志子必復仕至翰林修撰集賢侍講學士同時陳思濟字濟民睢州柘城人蚤事世祖於潛邸從廉希憲出入行省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恣思濟與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拂袖而出由是出知沁州累擢同知浙東宣慰司事桑哥復檄思濟算理浙東錢穀思濟以民貧而獷慮激變上聞事得寢擢嶺北湖南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思濟力上章止之累遷僉河北江北行省事大德五年卒贈正議大夫吏部尙書上輕車都尉潁州郡侯謚文肅子誠官僉廣西肅政廉訪司事中山府知府致仕子允文官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禮部尙書致仕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人也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齊名初事世祖於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厯太府內藏官出綰州符入爲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遷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遷者訴於上利用辯愈力得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命程試上都隆興等路儒士進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河東提刑按察副使累遷四川提刑按察使誅土豪之持官府短長者釋巫山縣民數百口之爲帥府所奴者大德二年改安西總管徙興元利用爲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誣也致仕居興元武宗朝起爲太子賓客利用上書陳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明神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

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至元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仁宗卽位以宮僚舊臣贈榮祿大夫柱國平章政事潞國公謚曰文貞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也通春秋始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御史臺天福爲架閣管勾十一年拜監察御史阿合馬以利進條奏其罪二十有四召廷辯至於三阿合馬氣沮色變帝曰此三者罪已在不宥因目天福曰巴兒思巴兒思者言虎也帝嘉其不畏強

禦故以名之仍厚賜以旌其忠時大名達魯花赤小敢普以罪聞御史按問至見敵辱天福往按簿責死罪十有七以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天福具以事聞帝曰彼宥七死者也天福曰去七留十餘誰歸咎乃論如法安兀失納旣斥猶與所善御史雙陸禁中天福見而叱之因上言曰古稱蛇尾九首動則尾隨首一則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一蛇二首之患也是時臺置二大夫故也帝以語玉昔帖木兒及李羅孛羅因自以年少引退阿合馬畏憲司發其黨私利累請罷之十三年詔罷各道按察使天福白玉昔帖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玉昔帖木兒曰非君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由是阿合馬益大怒之會帝北幸阿合馬馳騎士縛天福閱其家惟脫粟數斛而已因取其言事故橐羅織苛毒天福抗聲曰

乘輿行狩戕害言官宰相甯欲反耶据摭無所得斥爲衡州路同
知起爲河東道提刑按察副使奏罷煩急之役徵拜治書侍御史
復出爲淮西提刑按察使累徙湖北山北鮮知稼穡天福教
民皆致蕃富民爲建祠刻石記之逾二歲復召爲刑部尙書復出
總管揚州久之再按察淮西劾河南右丞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縱
盜之罪昂吉兒使人刺之不得天福親赴覲詔訊而罷之拜甘肅
參知政事以母老辭改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授漢中道肅政廉
訪使逾年除真定路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
置之方上於省以聞詔從之頒其制爲天下式大德四年拜參知
政事行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事至而斷豪右斂迹六年卒後
尹京者天福爲首泰定三年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參知政事護
軍平陽郡公謚曰忠肅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

忘私委贊爲臣當罄所衷無以我爲卹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
職當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世祖聞之歎曰巴兒思母子
義烈也詔付史館書之子祖訓官秘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晉州高源字仲淵初爲齊河縣尹有惠政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
之後僉江南浙西道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擅奪民
田恕懼走賂阿合馬因誣源旣下獄一日忽釋之莫識所由先是
源所居鄰里多阿合馬姻黨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皆詣阿合馬
曰源孝子也非但我輩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
源悖天不祥由是釋源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源善撫治竈
戶逃者皆復業賦遂加羨累遷都水監與郭守敬開通惠河人蒙
其利遷同知湖南宣慰司事源年七十七而卒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也少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南

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使乞實力台薦爲知事與軍中機務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至元十一年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遺太常卿字羅問毛血之薦致遠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宜仍以贍學行省從之改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財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因誣玠節陰通宋廣益二王有司榜笞誣服致遠讞得其情溶伏辜玠節以金幣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於市邇者以上致遠執淵窮詰罪之西僧楊連真伽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拜南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慰使郊顯李兼憲平章政

事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兼付忙兀台鞫之繫獄抵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將釋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其械而縱之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出使湖廣劾平章政事要束木貪狀桑哥反摘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逮訊行臺御史咸憚其威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氣沮江西平章政事馬合謀稅外橫徵忽辛籍民爲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並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遠征徒費中國銓選宜考其殿最量地立制不可限以南北多滋吏弊香莎米竹課皆宜罷去司獄官醫學皆宜設均用其言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南臺都事請終制明年命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爲翰林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

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著述具藝文志子駒兵部員外郎清幹有才名

尚文字周卿其先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倚薦其才遂辟掌書記未幾文謙改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采唐開元禮及近代禮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明年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知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又以提刑使者命讞懷孟民馬氏宋氏冤獄釋之踰二歲遷戶部郎中奏罷懷衛竹稅提舉司民以爲便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南臺御史上封事請帝內禪中臺秘其章不以聞塔卽古阿散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

欲發其事也封至御史臺文拘留秘章不與塔卽古阿散以聞帝命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卽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謀至姦也且實阿合馬餘黨宜先發以奪其謀玉昔帖木兒乃與丞相安童入言之事乃解語在明孝太子傳旣而塔卽古阿散竟伏法四遷至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召爲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侍御史時南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遣文往按之左驗明白猶力爭不服且訐御史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憇責其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非重廷辯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各杖遣之二年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

咸嘉納焉授江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文
視之文以爲河南高於北蒲口不塞便帝以人言復塞之是後水
北行竟如文言語在河渠志三年移山東厯行省參知政事行臺
中丞召拜左丞奏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
南方釋氏白雲宗與民均役西域賈人有奉珍珠進者價六十萬
錠省臣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一坐傳玩文曰吾所寶者
米粟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若珠止濟一人用耳何足貴哉
年六十九因疾告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右丞商議中書省事
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宴及金帛有加乞還
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
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平章政事致仕明年薨年九十二

論曰雷膺諸人皆忠正讜亮之臣也漢景所謂惲惓無華者乎然
其文亦蔑以加矣非世風之醜醜不足以生斯才也故曰黃裳元
吉文在中也故姚天福申屠致遠屢折強暴而不之恤誠至則虎
狼無所避也而後可以與人家國事矣

曾益

胡贊襄 刊

門人曾傳儒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九

